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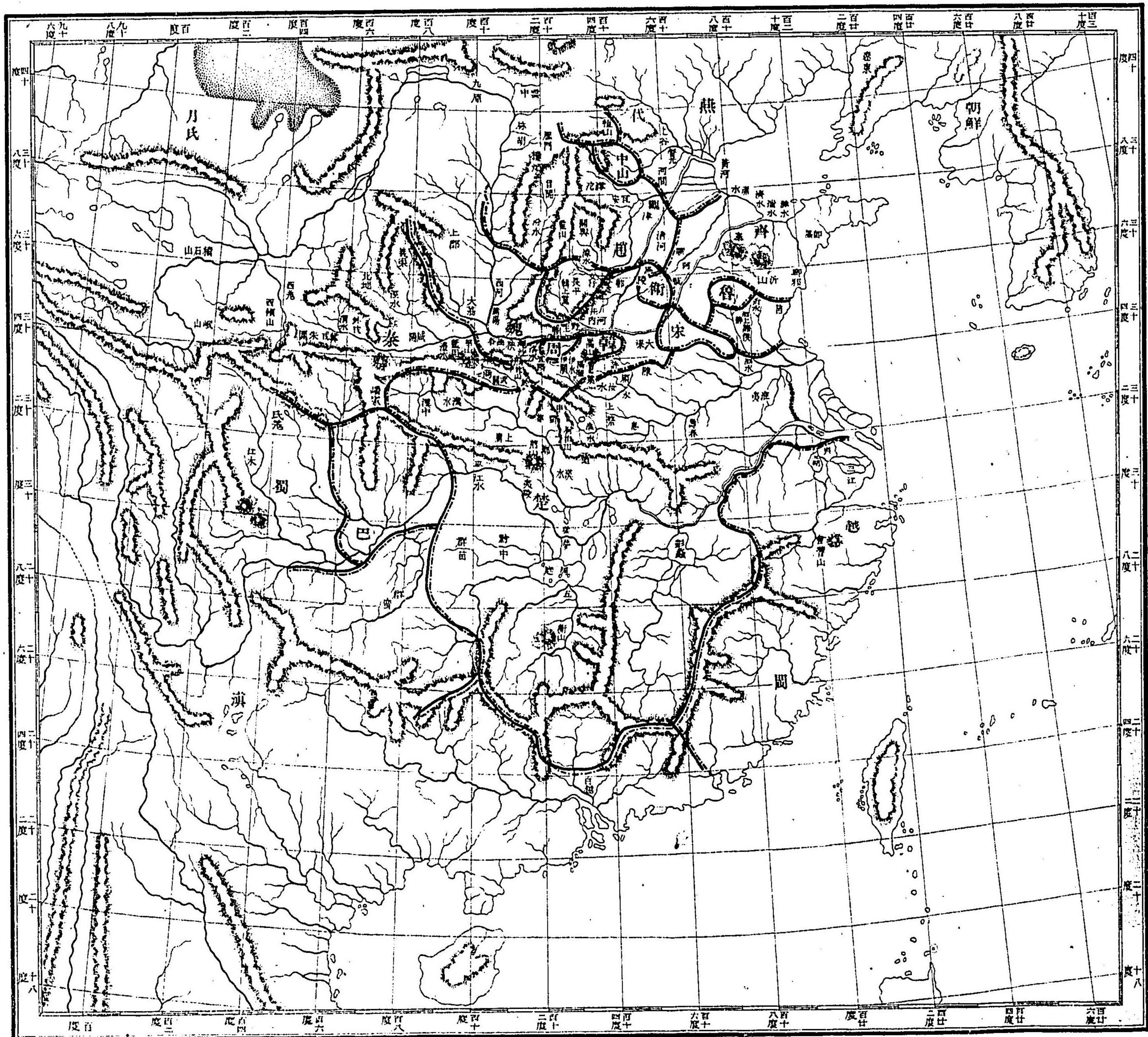
標注 史記列傳讀本

凡例

一 秦漢以上之書，而邦人之嗜讀者，曰論孟，曰警史，曰遷史。而魯論與警史，文辭稍高，讀者難焉。故方今教科之書，多取孟子與遷史。今輯此書，其意亦在欲充中等教育上級之教科也。

一 史記之書，上自軒轅，下迨漢武，十二本記，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凡一百三十篇。文辭雄健，事實精覈，宜矣。後人之嗜讀，而不知倦也。然卷帙浩瀚，非積歲月之久，則不能竟之。故今之讀者，專採列傳。况方今之生徒，升以階級，劃以歲月，則不能獨從於本書，亦明矣。故余採擇亦從之。但項羽本記，為遷史之壓卷，而古人皆取，今首出之者，供一時併觀之便耳。讀者勿異之。

一 文字艱澁，與字音難解者，注之上欄。其注皆取於古人，不敢交私見，唯其



問、往往有施取舍者、獲尤於識者極多矣。然教科之書、亦有不得不然者。讀者幸諒之。

一 近來漢文邦讀之法、頗雜亂、曰送假字、曰動詞、曰句讀、曰時、不誤其用法者、殆鮮矣。故今參國語以正訓讀者、非敢銜異也。欲使讀法之紊亂、漸改以歸於正也。

一 文中有施訓讀者、有不施者、有全省訓點者、則漸次欲使生徒陶鎔學力、慣習之久、獲魚忘筌也。

明治二十五年十一月

輯者識

標史記列傳讀本卷之一目錄

一	項羽本紀	一	頁
一	伯夷列傳第一	二十九	頁
一	管晏列傳第二	三十一	頁
一	老莊申韓列傳第三	三十五	頁
一	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四十二	頁
一	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四十五	頁
一	伍子胥列傳第六	五十二	頁
一	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六十二	頁
一	商君列傳第八	八十二	頁
一	蘇秦列傳第九	九十	頁

- 一 張儀列傳第十
- 一 樗里子甘茂列傳第十一

百十三頁  
百三十五頁

注 史記列傳讀本卷之一目錄終

註 史記列傳讀本卷之一 首出項羽本紀

司馬遷著  
深井鑑一郎輯

項羽本紀

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初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項梁，梁父即楚將項燕，為秦將王翦所戮者也。項氏世為楚將，封於項，故姓項。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項梁嘗有櫟陽逮，乃請斬獄掾曹咎，殺咎，抵櫟陽獄掾司馬欣，以故事得已。項梁殺人，與籍避仇於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項梁下，每吳中有大繇役及喪，項梁常為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秦始皇帝游會稽，渡

○項羽本紀

北事也

大澤徐廣曰在沛郡蕭縣

荀子曰制人之與爲人制相去遠矣

胸腹目而使之也

宋隱曰數十百人此不定數也自百已下或至八十九七故云數十百

拘略也

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雖吳中子弟皆已憚籍矣秦二世元年七月陳涉等起大澤中其九月會稽守通謂梁曰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時也吾聞先即制人後則爲人所制吾欲發兵使公及桓楚將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出誠籍持劍居外待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眴籍曰可行矣於是藉遂拔劍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一府中皆懼伏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爲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署吳中豪傑爲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得用自言於梁梁曰前時某喪使公主其事不能辨以此不任用公衆乃皆伏於是梁爲會稽守籍爲裨將徇下縣廣陵人召平於是爲陳王徇廣陵未能下

上柱國應劭曰上卿官若今相國也

東陽縣名屬廣陵

并頭特起梁陳嬰云殊異其軍爲若頭前者再帽如漢云特起猶言新起欲立陳嬰爲王也

章昭云籍姓也是英布與項將軍二人共以兵風項梁也

下邳守節曰泗水縣秦嘉陳涉世家曰廣陵人彭越地志云徐州彭城縣文顯云景駒楚族景氏駒名也

項羽本紀

聞陳王敗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矯陳王命拜梁爲楚王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項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使使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居縣中素信謹稱爲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置長無適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疆立嬰爲長縣中從者得二萬人少年欲立嬰便爲王異軍蒼頭特起陳嬰母謂嬰曰自我爲汝家婦未嘗聞汝先古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爲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於是衆從其言以兵屬項梁項梁渡淮黥布蒲將軍亦以兵屬焉凡六七萬人軍下邳當是時秦嘉已立景駒爲楚王軍彭城東欲距項梁項梁謂軍吏曰陳王先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倍陳王而立景駒逆無道乃進兵擊秦嘉秦嘉軍敗走追之至胡陵嘉

胡陵即鳳曰鳳山陽

栗徐廣曰縣名在沛

薛培地志曰在徐州縣界

襄城守節曰許州襄

居州地理志居州縣在

盧江郡

楚南公徐廣曰楚人也

善三陰陽

正義曰三月在徐州

澄陽縣界然則南公

數知秦亡於三月

故山言項羽吳度三

月津破秦軍降

章邯秦遂亡

楚霸王立徐廣曰此時

二世之二年六月

從民所望歷劫曰以

祖龍為號者順民

所言之台首台肝台

楚州臨淮水

東阿括地志云東阿故

城在濟州

項羽上  
一忠臣死  
增記老  
知公

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項梁已并秦嘉軍軍胡陵將  
引軍而西章邯軍至栗項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  
死朱雞石軍敗亡走胡陵項梁乃引兵入薛誅雞石項梁前使項  
羽別攻襄城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阮之還報項梁項梁聞陳王  
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此時沛公亦起沛往焉居鄭人范增年  
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  
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  
秦必楚也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  
楚蠶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後也於  
是項梁然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為人牧羊立以為楚懷王  
從民所望也陳嬰為楚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台項梁自號  
為武信君居數月引兵攻亢父與齊田榮司馬龍且軍救東阿大  
破秦軍於東阿田榮即引兵歸逐其王假亡走楚假相田角亡走

與國高勝云同國之國

也

城陽括地志云濮州

濮陽括地志云濮陽縣

在濮州西八十里濮

定陶守節曰曹州城

李由李斯之子也

雍丘守節曰今汴州

縣也外黃括地志云故

周城在雍丘縣東

高陵張晏曰縣名

趙角弟田間故齊將居趙不敵歸田榮立田儋子市為齊王項梁已  
破東阿下軍遂追秦軍數使使趣齊兵欲與俱西田榮曰楚殺田  
假趙殺田角田間乃發兵項梁曰田假為與國之王窮來從我不  
忍殺之趙亦不殺田角田間以市於齊齊遂不肯發兵助楚項梁  
使沛公及項羽別攻城陽屠之西破秦軍濮陽東秦兵收入濮陽  
沛公項羽乃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畧地至離丘大破秦軍斬李  
由還攻外黃外黃未下項梁起東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  
等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乃諫項梁曰戰勝而將驕卒惰  
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為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  
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  
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擊  
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沛公項羽去外黃攻陳留陳留堅守不  
能下沛公項羽相與謀曰今項梁軍破士卒恐乃與呂臣軍俱引

○項羽本紀

五

快江武

項羽鉅鹿之戰

人馬第

陽晉之州地志云宋州陽山縣

而道應劭曰恐敵抄輜重故築城垣如街巷

令尹茅瑛曰諸侯之卿唯楚稱令尹時立楚之後故置官司皆如楚也

卿子冠軍卿子時人相安陽括地志云相州所理縣如淳曰川力多而不可以破蟻豕猶言也

兵而東。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為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擊趙。大破之。當此時趙歇為王。陳餘為將。張耳為相。皆走入鉅鹿城。章邯令王離涉間圍鉅鹿。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陳餘為將。將卒數萬人。而軍鉅鹿之北。此所謂河北之軍也。楚兵已破於定陶。懷王恐從。盱眙之彭城。并項羽。呂臣軍自將之。以呂臣為司徒。以其父呂青為令尹。以沛公為碭郡長。封為武安侯。將碭郡兵。初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在楚軍。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說之。因置以為上將軍。項羽為魯公。為次將。范增為末將。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為卿子冠軍。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吾聞秦軍圍趙。王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蟻豕。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

鴻

欲以大力伐秦而不可救也

高會服虔曰大會也無疆司馬真曰按地理志東平郡之縣在今鄆州之東

李叔司馬真曰羊斟也殺豆也

術惟浩云營也

假上將軍正義曰未得假王命假攝也

我承其蔽。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鬪秦趙。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而運策。公不如義。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狠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飢。項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士卒食芋菽。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并力攻秦。乃曰。承其蔽。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舉而秦彊。何蔽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即其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王陰令羽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懼。服莫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為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懷王。懷王因使項羽為上將軍。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項羽已殺卿

飯說文曰飯也古史考曰黃帝始作飯

韓門張晏曰軍行以車為陳轅相向為門故云

棘原張晏曰在潁南括地志云潁潁水一名潁水司馬門案隱曰按天子門有兵欄曰司馬門

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餓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涉間不降楚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入人惴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章邯軍棘原項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却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其軍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為者今戰能勝高必疾妒吾功戰不能勝不免於死願將軍執計之陳餘亦遺章邯書曰白起

馬服章昭云趙奢子括也括語云馬服趙官名音服武事榆中地志曰在榆中郡崔浩云蒙恬樹榆為塞也陽周括地志云寧州維川縣

諸侯案隱曰此諸侯謂關東諸侯也

缺質案隱曰公羊傳云加之缺何休云要斬之罪崔浩云質斬人槩也

候張晏曰軍候汗水括地志云源出懷州河內縣北太行山洹水茅瑛曰在平安陽縣北

為秦將南征鄢郢北抗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為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為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竝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郤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不能直諫外為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為從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缺質妻妾子為僇乎章邯狐疑陰使候始成使項羽欲約約未成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渡三戶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汗水上大破之章邯使人見項羽欲約項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期洹水南殷虛上已盟章邯見項羽而流涕為言趙高項羽乃立章邯為雍王置楚軍中使長史



新安括地志云新安故城在洛州池縣東一十三里

欣爲上將軍將秦軍爲前行到新安諸侯吏卒異時故繇使屯戍過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項羽項羽乃召鯨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尚衆其心不服至關中不聽事必危不如擊殺之而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秦於是楚軍夜擊阬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行略定秦地函谷關有兵守關不得入又聞沛公已破咸陽項羽大怒使當陽君等擊關項羽遂入至于戲西沛公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於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爲相珍寶盡有之項羽大怒曰且日饗士卒爲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

阮葵年漢元年十一月也函谷關括地志云在陝州桃林縣西四十二里

范增

項伯  
張良

料坑  
坑殺

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爲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張良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也張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爲之奈何張良曰誰爲大王爲此計者曰卽生說我曰距關毋內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爲之奈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爲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要項伯項伯即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爲壽約爲婚姻曰吾入關秋毫無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

係ソク  
恩ニソク  
又ク

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僭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且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羽。」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曰：「沛公先破秦入咸陽，將軍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也。天下皆叛，將軍聽細說，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也。天下皆叛，將軍聽細說，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也。」

亞父如淳云亞次也尊  
敬之次父稱管仲  
爲仲父

項莊項羽從弟也

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嚮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盡張。項王按劍而跽曰：「客何爲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啗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王之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還軍霸上，以待將軍。勞苦功高，未有封爵之賞，而聽細說，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也。」

續耳竊爲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詳也爲之奈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爲刀俎我爲魚肉何辭爲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爲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軍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酈山下道芷陽間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間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杯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

芷陽後爲酈縣

陝音一歌恨發聲之辭

四塞徐廣云東函谷西散關南武關北蒲關

楚人沐猴冠秦曰彌猴不在久者冠帶以喻楚人性躁暴說者揚子法言云是蔡生沈啓云是韓生暴音ホク

講和也

漢王以正月立

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爲之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居數日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人或說項王曰關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王見秦宮室皆以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項王聞之烹說者項王使人致命懷王懷王曰如約乃尊懷王爲義帝項王欲自王先王諸將相謂曰天下初發難時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義帝雖無功故當分其地而王之諸將皆曰善乃分天下立諸將爲侯王項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業已講解又惡負約恐諸侯叛之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

廢丘括地志云在雍州始平縣東南十里

塞京昭曰在長安東一名桃林塞

項羽以董騫為三王更名為翟

殺丘服虔曰縣風山陽

從陽括地志云從陽故城在洛州洛陽縣東北二十六里

陽翟括地志云洛州縣也

六括地志云故六城在壽州安壽縣南百二十里

縣音六昭曰今鄆陽縣

括地志云故郟城在黃州黃岡縣東南二十里

江陵張守節曰荊州縣

遠東王徐廣曰都無終

膠東王徐廣曰都即墨

臨當括地志云青州臨菑縣也

王項王乃立章邯為雍王王咸陽以西都廢丘長史欣者故為櫟陽獄掾嘗有德於項梁都尉薰翳者本勸章邯降楚故立司馬欣反塞王王咸陽以東至河都櫟陽立薰翳為翟王王上郡都高奴徙魏王豹為西魏王王河東都平陽瑕丘申陽者張耳嬖臣也先下河南郡迎楚河上故立申陽為河南王都雒陽韓王成因故都都陽翟趙將司馬卬定河內數有功故立卬為殷王王河內都朝歌徙趙王歇為代王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故立耳為常山王王趙地都襄國當陽君黥布為楚將常冠軍故立布為九江王都六都君吳芮率百越佐諸侯又從入關故立芮為衡山王都邾義帝柱國共敖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敖為臨江王都江陵徙燕王韓廣為遼東王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因從入關故立荼為燕王都薊徙齊王田市為膠東王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從入關故立都為齊王都臨菑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

博陽張守節曰在濟北

成安地理志云成安縣在頓川郡屬豫州

銷音クン

括地志云故南皮城在滄州南皮縣北四里

游文頌曰或作流

術文頌曰郡縣有義帝冢音チン

三齊右即魯中臨淄左平陸謂之三齊

下濟北數城引其兵降項羽故立安為濟北王都博陽田榮者數負項梁又不肯將兵從楚擊秦以故不封成安君陳餘棄將印去不從入關然素聞其賢有功於趙聞其在南皮故因環封三縣番君將梅鋗功多故封十萬戶侯項王自立為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漢之元年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項王出之國使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徙義帝長沙郴縣趣義帝行其羣臣稍稍背叛之乃陰令衡山臨江王擊殺之江中韓王成無軍功項王不使之國與俱至彭城廢以為侯已又殺之臧荼之國因逐韓廣之遼東廣弗聽荼擊殺廣無終并王其地田榮聞項羽徙齊王市膠東而立齊將田都為齊王乃大怒不肯遣齊王之膠東因以齊反迎擊田都田都走楚齊王市畏項王乃亡之膠東就國田榮怒追擊殺之即墨榮因自立為齊王而西擊殺濟北王田安并王三齊榮與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陳餘陰使張同夏

蕭公角蘇林曰官號也或曰蕭令也令皆稱公

說說齊王田榮曰項羽為天下宰不平今盡王故王於醜地而王其群臣諸將善地逐其故主趙王乃北居代餘以為不可聞大王起兵且不聽不義願大王資餘兵請以擊常山以復趙王請以國為扞蔽齊王許之因遣兵之趙陳餘悉發三縣兵與齊并力擊常山大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於代反之趙趙王因立陳餘為代王是時漢還定三秦項羽聞漢王皆已并關中且東齊趙叛之大怒乃以故吳令鄭昌為韓王以距漢令蕭公角等擊彭越彭越敗蕭公角等漢使張良徇韓乃遣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王曰齊欲與趙并滅楚楚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徵兵九江王布布稱疾不往使將將數千人行項王由此怨布也漢之二年冬項羽遂北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田榮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遂北燒夷齊城郭室屋皆阬田榮降卒係虜其老弱婦女徇齊至北海多所殘

五諸侯漢守節曰謂常山河南韓魏也

胡陵地理志云在山陽縣風也  
日中巨擊之至日中大破  
穀泗水茅廣曰二水皆在沛郡彭城  
靈壁水徐廣曰靈壁在彭城唯水於彭城入泗水

滅齊人相聚而叛之於是田榮弟田橫收齊亡卒得數萬人反城陽項王因留連戰未能下春漢王部五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項王聞之即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四月漢皆已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乃西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相隨入穀泗水殺漢卒十餘萬人漢卒皆南走山楚又追擊至靈壁東唯水上漢軍却為楚所擠多殺漢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唯水為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於是大風從西北而起折木發屋揚沙石窈冥晝晦逢迎楚軍楚軍大亂壞散而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欲過沛收家室而西楚亦使人追之沛取漢王家皆亡不與漢王相見漢王道逢得孝惠魯元乃載行楚騎追漢王漢王急推墮孝惠魯元車下滕公常下收載之如是者三曰雖急不可以驅奈何棄之於是遂得脫求太公呂后不相遇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間行求漢王

食音イ

下邑 括地志云宋州碭山縣  
傳漢高祖年二十三歲為材官騎士習射御馳騁戰陣又曰年五十六歲乃得免為庶民就田里今老弱未嘗傳者皆效之米二十三為一石五十六為一石  
京索 應劭曰京縣名屬河南有索亭  
敖倉 李暹曰敖地名在滎陽西北由颍河有三大倉  
歷陽 括地志云和州歷陽縣也

反遇楚軍楚軍遂與歸報項王項王常置軍中是時呂后兄周呂侯為漢將兵居下邑漢王間往從之稍稍收其士卒至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未傅悉詣滎陽復大振楚起於彭城常乘勝逐北與漢戰滎陽南京索間漢敗楚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項王之救彭城追漢王至滎陽田橫亦得收齊立田榮子廣為齊王漢王之敗彭城諸侯皆復與楚而背漢漢軍滎陽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粟漢之三年項王數侵奪漢甬道漢王食乏恐請和割滎陽以西為漢項王欲聽之歷陽侯范增曰漢易與耳今釋弗取後必悔之項王乃與范增急圍滎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計間項王項王使者來為太牢具舉欲進之見使者詳驚愕曰吾以為亞父使者乃反項王使者更持去以惡食食項王使者使者歸報項王項王乃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之權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卒伍項王許之行未至彭城

黃屋車李斐云天子車以黃紵為蓋蓋以珠毛羽幟也

疽發背而死漢將紀信說漢王曰事已急矣請為王誑楚為王王可以間出於是漢王夜出女子榮陽東門被甲二千人楚兵四面擊之紀信乘黃屋車傳左轟曰城中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漢王亦與數十騎從城西門出走成臯項王見紀信問漢王安在信曰漢王已出矣項王燒殺紀信漢王使御史大夫周苛樞公魏豹守滎陽周苛樞公謀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乃共殺魏豹楚下滎陽城生得周苛項王謂周苛曰為我將我以公為上將軍封三萬戶周苛罵曰若不趣降漢漢今虜若若非漢敵也項王怒亨周苛并殺樞公漢王之出滎陽南走宛葉得九江王布行收兵復入保成臯漢之四年項王進兵圍成臯漢王逃獨與滕公出成臯北門渡河走修武從張耳韓信軍諸將稍稍得出成臯從漢王楚遂拔成臯欲西漢使兵距之鞏令其不得西是時彭越渡河擊楚東阿殺楚將軍薛公項王乃自東擊彭越漢王得淮陰侯兵欲渡河

廣武括地志云東廣武  
西廣武在鄆州滎陽縣  
西二十里

挑戰李奇曰挑身觸戰  
不復須衆也

樓煩應劭曰胡也今樓  
煩縣

南鄭忠說漢王乃止壁河內使劉賈將兵佐彭越燒楚積聚項王  
東擊破之走彭越漢王則引兵渡河復取成臯軍廣武就敖倉食  
項王已定東海來西與漢俱臨廣武而軍相守數月當此時彭越  
數反梁地絕楚糧食項王患之爲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  
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曰約爲兄  
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則幸分我一杯羹項王怒欲殺之項  
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爲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祇益禍耳  
項王從之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漕項王謂漢  
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決雌雄毋  
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爲也漢王笑謝曰吾寧鬪智不能鬪力項王  
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  
項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之項王瞋目叱之樓煩  
目不敢視手不敢發遂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人間問之乃

且

陳留括地志云汴州縣  
也

睢陽括地志云宋州外  
城本漢睢陽縣也

項王也漢王大驚於是項王乃即漢王相與臨廣武間而語漢王  
數之項王怒欲一戰漢王不聽項王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走入  
成臯項王聞淮陰侯已舉河北破齊趙且欲擊楚乃使龍且往擊  
之淮陰侯與戰騎將灌嬰擊之大破楚軍殺龍且韓信因自立爲  
齊王項王聞龍且軍破則恐使肝台人武涉往說淮陰侯淮陰侯  
弗聽是時彭越復反下梁地絕楚糧項王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  
咎等曰謹守成臯則漢欲挑戰慎勿與戰毋令得東而已我十五  
日必誅彭越定梁地復從將軍乃東行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  
日已降項王怒悉令男子年十五已上詣城東欲阮之外黃令舍  
人兒年十三往說項王曰彭越彊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  
大王至又皆阮之百姓豈有歸心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  
肯下矣項王然其言乃赦外黃當阮者東至睢陽聞之皆爭下項  
王漢果數挑楚軍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渡兵

汜水括地志云源出洛州汜水縣東南音也  
劉鄩曰以刀割到

鴻溝文曰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

陽夏括地志云陳州太康縣本漢陽夏縣也  
固陵括地志云縣名也在陳州宛丘縣西北

汜水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貨賂大司馬咎長史  
騫塞王欣皆自到汜水上大司馬咎者故斬獄掾長史欣亦故櫟  
陽獄吏兩人嘗有德於項梁是以項王信任之當此時項王在雒  
陽聞海春侯軍敗則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味於滎陽東項王至  
漢軍畏楚盡走險阻是時漢兵盛食多項王兵罷食絕漢遣陸賈  
說項王請太公項王弗聽漢王復使侯公往說項王項王乃與漢  
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者為漢鴻溝而東者為楚項王許之即  
歸漢王父母妻子軍皆呼萬歲漢王乃封侯公為平國君匿弗肯  
復見曰此天下辯士所居傾國故號為平國君項王已約乃引兵  
解而東歸漢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  
之楚兵罷食盡此天亡楚之時也不如因其機而遂取之今釋弗  
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聽之漢五年漢王乃追項王至陽  
夏南止軍與淮陰侯韓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而

傳傳

穀城括地志云故在濟州東阿縣東

壽春張守節曰壽州壽春縣也  
城音水城父壽州縣也  
按張揖三蒼註云地名在壽州  
舒括地志云舒今鳳江則故舒城在壽州安豐縣也  
楚歌顧師古云楚人之歌也猶言吳越越吟  
離野王云齊白色也  
閩音クツ訖也

信越之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自守謂張  
子房曰諸侯不從約為之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  
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即不能事未可知也  
君王能自陳以東傳海盡與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以與彭越使  
各自為戰則楚易敗也漢王曰善於是乃發使者告韓信彭越曰  
并力擊楚楚破自陳以東傳海與齊王睢陽以北至穀城與彭相  
國使者至韓信彭越皆報曰請今進兵韓信乃從齊往劉賈軍從  
壽春並行屠城父至垓下大司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舉九江兵  
隨劉賈彭越皆會垓下詣項王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  
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  
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  
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慷慨自為詩曰力拔山兮  
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兮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



關

和之楚漢春秋云歐曰  
次兵已略地四方楚歌  
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  
聊生

陰陵括地志云陰陵縣  
故城在濠州定遠縣西  
北

東城括地志云東城縣  
故城在濠州定遠縣東  
南

項羽  
項羽  
項羽

披靡正義云曹人馬俱  
驚開張易之舊處乃至  
數里

數關美人<sub>和</sub>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乃上  
馬騎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  
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項  
王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給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  
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  
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  
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謂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  
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為諸君決戰必三勝之為  
諸君潰圍斬將刈旗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  
為四隊四圍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為公取彼一將令  
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三處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  
斬漢一將是時赤泉侯為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  
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與其騎會為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

烏江括地志云和州烏  
江縣也

項羽  
項羽  
項羽

面如擘曰面不正視  
也

軍為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  
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於是項王乃  
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橫船待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  
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  
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為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  
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  
獨不愧於心乎乃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  
敵嘗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賜公乃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  
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身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  
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  
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為若德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頭  
餘騎相蹂踐爭項王相殺者數十人最其後郎中騎楊喜騎司馬  
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五人共會其體皆是分其地

中水地理志曰縣屬涿  
郡  
杜衍括地志云故縣在  
劉州南陽縣西  
吳房括地志云縣本漢  
舊縣  
涇陽地理志云南陽縣  
名  
項王死徐廣曰漢五年  
之十二月也項王以三  
十一  
射陽括地志云林之州  
山陽本漢射陽縣  
平阜侯括地志云故城  
在徐州武備縣東

此時山東六國而齊趙  
韓魏燕五國起伐秦  
故云五諸侯  
背關顏師古云背約  
不王高祖於關中一  
憤楚謂楚東歸而  
都彭城也

爲五封呂馬童爲中水侯封王翳爲杜衍侯封楊喜爲赤泉侯封  
楊武爲吳防侯封呂勝爲涇陽侯項王已死楚地皆降漢獨魯不  
下漢乃引天下兵欲屠之爲其守禮義爲主死節乃持項王頭視  
魯魯父兄乃降始楚懷王初封項籍爲魯公及其死魯最後下故  
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漢王爲發哀泣之而去諸項氏枝屬漢王  
皆不誅乃封項伯爲射陽侯桃侯平阜侯立武侯皆項氏賜姓劉  
氏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  
豈其苗裔邪何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繼起相與  
竝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  
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爲霸王位雖不終近古  
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已難  
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

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尙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  
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 伯夷列傳第一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  
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  
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  
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  
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  
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  
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  
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其  
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交卒叔齊讓伯

司馬貞曰古詩三千餘  
篇孔子刪爲三百五  
篇孔子刪以一百篇  
爲尚書十八篇爲中  
候今百篇之中見四  
十二篇  
六經六經也  
卞由高士傳于字武仲  
乃退而遊箕山之下  
諸子撰記殷禮下禮  
務光天下並不受而  
逃  
概見略見也  
軼詩采微詩也不入  
三百篇故云  
其傳蓋韓詩外傳及呂  
氏春秋也  
伯夷名元字公信叔齊  
名致字公達夷齊也  
孤竹國名也

首陽山在清源縣  
薇菜也  
以暴易暴以武王暴  
臣易殷紂之暴主而  
不自知其非矣  
神農云云機農虞夏  
撲滅之遺道忍久矣  
終沒矣今此道此君臣  
爭奪故我安適歸  
往者往也死也  
厭言飲也  
糟糠食者所食也  
盜跖魯大夫展禽弟大  
盜也  
肝人之肉莊子云跖  
方休卒太山之陽踰  
人肝而飽之  
暴戾兇暴而惡戾也  
恣唯恣行爲唯惡唯  
音

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  
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盡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  
木主號爲文王東代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  
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  
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  
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  
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  
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耶非耶  
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積仁潔  
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爲好學然回也屢  
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  
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  
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

盜跖無道橫行天下  
竟以壽終是其人遵  
行何德而致此哉  
尤大云云司馬貞曰較  
明也言伯夷身雖而餓  
死盜跖暴戾而壽終是  
豈不遇而惡道尤長尤  
大者明之證  
操行不軌司馬貞曰謂  
若盜跖是也  
之行不由徑濫滅明  
之也  
公正云云司馬貞曰謂  
盜跖比于風平伍奢之  
比也  
然未定之詞也  
所好孔安國曰古人之  
道如彼輕若此司馬  
貞曰操行不軌盜跖累  
代是其重若彼公正發  
憤而遇災禍是其輕  
若此也  
賈子司馬貞曰賈誼也  
作鵬鳥賦云然  
情蓋濶特於其生也  
同明相照已下四句易  
繫辭文  
樹舍正義曰樹向也舍  
附也言隱處之士時有  
附隱而名號也  
若埋滅不稱數者亦  
可悲痛

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  
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  
耶非耶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  
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栢之  
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君子疾沒  
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狗財烈士狗名夸者死權衆庶馮生  
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伯夷叔齊  
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  
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埋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祇行立名者  
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于後世哉

管晏列傳第二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

類司馬貞曰頌水名地  
理志云頌水出臨城  
呂氏春秋管仲與鮑  
叔同賈南陽及分  
財利而管仲嘗欺鮑  
叔多自取鮑叔知其  
有母不三以爲貪  
齊世家云鮑叔曰君將  
治齊則高溪與叔  
牙足矣且欲稱王  
非管夷吾不可

區區之齊張守節曰齊  
國東海濱也  
上服度張守節曰上服  
御物有制度則六親  
堅固也  
六親王稱云父母兄弟  
妻子也

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為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  
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爲桓公公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  
管仲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  
之謀也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  
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  
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  
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  
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我不羞小  
節而恥功名不顯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  
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爲名大夫  
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  
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倉廩  
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

四維管子曰四維一曰  
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  
耻  
論卑而易行張守節曰  
言爲政令卑下鮮少  
而百姓易行也  
輕重司馬貞曰錢也  
權衡徐子遠曰鈞石之  
類蓋與民取平之意  
怒少姬司馬貞曰謂  
怒少姬而歸而未絕祭  
人嫁之  
曹沫左傳作曹沫  
信之張守節曰以劫  
詐之歸魯地  
三歸三姓女也婦人謂  
嫁曰歸  
司馬貞曰名嬰平陰仲  
字  
萊劉向別錄曰今東萊  
地  
危言張守節謂已謙  
雖非云功能  
辭不及之張守節曰  
辭君不知已指修  
業行累言及也  
衛張守節曰稱也謂國  
無道則制稱景之可  
行即行  
標張守節曰標黑索  
也標索也  
標音クソク  
標揭也  
信讀曰申

滅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  
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爲政也善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  
貴輕重慎權衡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  
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於  
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管仲因而信之諸侯由是歸齊故曰  
知與之爲取政之寶也管仲富擬於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  
爲侈管仲卒齊國遵其政常疆於諸侯後百餘年而有晏子焉  
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重  
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言語不  
及之即危行國有道即順命無道即衡命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  
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閭  
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懼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何  
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己而信於知己

者方吾在縲繼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以感寤而贖我是知己知已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繼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為上客晏子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闕其夫其夫為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為入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恠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為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豈管仲之謂乎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為無勇者邪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

山高一名形勢九府司馬貞曰九府蓋錢之府其論錢之輕重故云輕重九府

莊公尸司馬貞曰左傳惟杆殺莊公晏嬰入枕莊公尸股而哭之成禮而出惟杆欲殺之是也

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為之執鞭所忻慕焉

老莊申韓列傳第三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罔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

苦音コ厲音ライ

守藏室之史司馬貞曰按藏室史乃周藏書室之史也

蓬累張守節曰蓬沙積上轉蓬也累轉行貌言君子得時則駕無車而事不遭時則若蓬轉流移而行可止則止也

將隱矣。彊爲我著書。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爲膠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緇儒學。儒學亦緇老子。道不同。不相爲謀。豈謂是邪。李耳無爲自化。清靜自正。

蒙縣屬梁園  
法隱張守節曰。莊開也。陳箱類也。

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爲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關。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

離辭張守節猶力折其辭句也  
劉張守節曰。猶。攻擊也。  
威王當周顯王三十年。

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洗洋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厚幣迎之。許以爲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爲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我寧遊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爲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哀今河南京縣也  
術刑名法術也

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昭侯用爲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疆。無侵韓者。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

刑名法術新序曰。申子書。言人主當執術無刑。刑因循以督。督臣下。其責深刻。故號曰術商。鞅所爲書。號曰法。皆曰刑名。故曰刑名法術之術。  
韓王司馬良曰。韓安也。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非爲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爲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

所養非所用司馬貞曰言非疾時君以祿養其臣者乃當安祿養交之臣非勇悍忠梗及折衝禦侮之人也  
所用非所用司馬貞曰言主人主國事任用非其所養之臣也  
孤憤憤孤直不容容於時也五諸論政之事有五也內外儲內儲言明君執術以制臣下利之在已故曰內也外儲言明君觀其臣則實則在彼故曰外也  
事其多如林故云  
說者  
橫失張守節曰非言政有因橫失詞理能盡說已之情甲

務修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疆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爲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然韓非知說之難爲說難書甚具終死於秦不能自脫說難曰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又非吾辯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於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而顯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貴人

遲張守節曰露瀟也人臣事君未滿周至之恩澤而既事當理事行有功君不以爲之恩德一故德亡

問已司馬貞曰說被大人之短以爲竊已之事情乃爲中刺譏問彼細微之人言其大用則疑其挾詐而實我之備  
徑省司馬貞曰說者但徑捷省略其詳汎濫博文司馬貞曰浮汎濫博文也

草野猶鄙陋也  
所說司馬貞曰謂所說之主也  
概猶格也  
規異事劉伯莊云貴人與甲同計與乙同行者說士陳言無傷甲乙

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爲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彼顯有所出事迺自以爲也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疆之以其所必不爲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爲間已與之論細人則以爲鬻權論其所愛則以爲借資論其所憎則以爲嘗已徑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節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醜彼自知其計則無以其失窮之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怒之自多其力則無以其難概之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大忠無所拂辭悟言無所擊排迺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親近不疑知盡之難也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深計而不

伊尹爲庖張守節曰史記本紀云乃爲有莘氏媿臣一頁三刑罪一以滋味一既湯致王道是也百里奚張守節曰晉世家云雲滅虞公及大夫百里以勝秦穆姬也

疑交爭而不罪。廼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伊尹爲庖。百里奚爲虜。皆所由于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汙也。則非能仕之所設也。宋有富人。天雨墻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昔者鄭武公欲伐胡。廼以其子妻之。因問群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廼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已而不備。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然而甚者爲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刖。既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而犯刖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

幾司馬貞曰庶也謂庶幾於善諫說

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然後說之矣。夫龍之爲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廼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爲韓。不爲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爲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申子韓子皆著書。傳於後世。學者多有。余獨悲韓子。爲說難而不能自脫耳。



卑卑自勉勵之意也  
慘敬敬胡革及音カク  
用法慘念而鞠敬深刻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故著書辭稱微妙  
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於名賢韓  
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礫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  
子深遠矣

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齊  
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  
文能附衆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  
爲將軍將兵扞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加  
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  
所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  
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

司馬穰苴司馬貞曰穰  
苴田氏之族爲太司  
馬故云  
阿甄司馬貞曰齊邑  
河上張守節曰黃河南  
岸地

旦日明日也

仆表下漏司馬貞曰  
立表謂立木爲表  
以視日景下漏謂  
下漏滴以知時刻數  
也  
援張守節曰作操枹  
謂鼓也

左儲馬司馬貞曰謂  
斬其使者僕車之左  
歸又斬馬之左驂  
以御者在左故也劉  
伯莊云騎者箱外之立  
木承重校者

以爲將己之軍而已爲監不甚急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  
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莊  
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爲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  
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  
其身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  
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  
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反於是  
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  
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問軍正曰軍中不馳  
今使者馳云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  
斬其僕車之左附馬之左驂以徇三軍遣使者還報然後行士卒  
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  
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

度水張守節曰度黃河水北去而解

放與彼通

少與楊慎曰溢美也

爭奮出爲之赴戰。晉師聞之爲罷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亡封內。故境而引兵歸。未至國。釋兵旅。解約束。誓盟而後入邑。景公與諸大夫郊迎。勞師成禮。然後反歸。寢。既見穰苴。尊爲大司馬。田氏日以益尊於齊。已而大夫鮑氏、高國之屬害之。譖於景公。景公退穰苴。苴發疾而死。田乞、田豹之徒由此怨高國等。其後及田常殺簡公。盡滅高子國子之族。至常曾孫和。因自立爲齊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諸侯朝齊。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太史公曰。余讀司馬兵法。閱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亦少褻矣。若夫穰苴區區爲小國行師。何暇及司馬兵法之揖讓乎。世旣多司馬兵法。以故不論著穰苴之列傳焉。

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趣音ソク急也

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旣布。乃設鈇鉞。卽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命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命不熟。將之罪也。旣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旣已受命爲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爲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旣整齊。

龍音ホウ消音ケン

第司馬貞曰且也  
軍射董份曰謂以重  
相射即下千金也  
逐射張守節曰射音七  
逐而射謂千金  
實司馬貞曰猶對也將  
欲對射之時也

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  
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  
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為將。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  
孫子與有力焉。孫武既死，後百餘歲，有孫臏。臏生阿鄆之間。臏亦  
孫武之後世子孫也。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龐涓既事魏，得為  
惠王將軍，而自以為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臏。臏至，龐涓恐其  
賢於己，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如梁，  
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為奇，竊載與之。齊將田忌善  
而客待之。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  
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第重射，臣能令君勝。田忌  
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驥  
與彼上驥，取君上驥與彼中驥，取君中驥與彼下驥，既馳三輩畢，  
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

雜亂紛糾司馬貞云當  
善以手解之不可  
控捲而擊之捲即拳  
也  
撤余有丁曰義當為  
擊非矛戟也

批九擣虛按兀同吭  
司馬貞曰批者相排批  
也持者擊也衝也虛者  
空也  
按兀同吭  
蹶劉氏云蹶蹶也

問兵法，遂以為師。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孫臏，  
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輜  
車中，坐為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  
捲，救鬪者，不搏擣。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今梁趙相攻，  
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  
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  
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後十五年，魏  
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  
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  
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  
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  
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三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  
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

井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于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刎，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事魯君，齊人攻魯，魯欲將吳起。吳起取齊女為妻，而魯疑之。吳起於是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為將，將而攻齊，大破之。魯人或惡吳起，曰：「起之為人，猜忍人也。其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謗已者三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嚼臂而盟，曰：『起不為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起乃之魯，學兵法，以事魯君。魯君疑之，起殺妻。

羊腸坂，皇甯曰在太原，晉國西北九十里。

以求將，夫魯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魯矣。且魯衛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則是棄衛魯君疑之，謝吳起。吳起於是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於是魏文侯以為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為？』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侯以吳起善用兵，廉平，盡能得士心，乃以為西河守，以拒秦韓。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

常山在其北，太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武侯曰：善。即封吳起為西河守，甚有聲名。魏置相，相田文。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三者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吳起乃自知弗如田文。田文既死，公叔為相，尚魏公主，而害吳起。公叔之僕曰：起易去也。公叔曰：奈何？其僕曰：吳起為人，節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先與武侯言曰：夫吳起，賢人也，而侯之國小，又與疆秦壤界，臣竊恐起之無留心也。武侯即曰：奈何？君因謂武侯曰：試延以公主。起有留

公叔司馬貞曰：韓之公族，尚吳公主，謂之尚。

心則必受之，無留心則必辭矣。以此卜之，君因召吳起而與歸，即令公主怒而輕君，吳起見公主之賤，君也，則必辭。於是吳起見公主之賤，魏相果辭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吳起懼得罪，遂去，即之楚。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相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鬪之士。要在疆兵，破馳說之言，從橫者。於是南平百越，北并陳蔡，却三晉，西伐秦，諸侯患楚之疆，故楚之貴戚盡欲害吳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吳起，吳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吳起，并中悼王。悼王既葬，太子立，乃使令尹盡誅射吳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餘家。太史公曰：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論。論其行事，所施設者，語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孫子籌策，龐涓明矣，然不能蚤救患於被刑。吳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軀，悲夫。

太子司馬貞曰：肅王賊也。

昭論語也。

伍子胥列傳第六

費無忌左傳作費無  
極

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員。員父曰伍奢。員兄曰伍尚。其先曰伍舉。以直諫事楚莊王。有顯。故其後世有名於楚。楚平王有太子名曰建。使伍奢為太傅。費無忌為少傅。無忌不忠於太子建。平王使無忌為太子取婦於秦。秦女好。無忌馳歸報平王曰。秦女絕美。王可自取。而更為太子取婦。平王遂自取秦女。而絕愛幸之。生子軫。更為太子取婦。無忌既以秦女自媚於平王。因去太子而事平王。恐一旦平王卒。而太子立殺己。乃因讒太子建。建母蔡女也。無寵於平王。平王稍益。疏建。使建守城。父備邊兵。頃之。無忌又日夜言太子短於王曰。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無怨望。願王少自備也。自太子居城。父將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為亂矣。平王乃召其太傅伍奢。考問之。伍奢知無忌讒太子於平王。因曰。王獨奈何以讒賊小臣。疏骨肉之親乎。無忌曰。王今不制。其事成矣。王且見禽。於是平王怒。

城父地潁川縣有城  
父縣

囚伍奢而使城父司馬奮揚往殺太子。行未至奮揚使人先告太子。太子急去。不然將誅。太子建亡奔宋。無忌言於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賢。不誅且為楚憂。可以其父質而召之。不然且為楚患。王使使謂伍奢曰。能致汝二子則生。不能則死。伍奢曰。尚為人仁。呼必來。員為人剛戾。忍詢能成大事。彼見來之并禽。其勢必不來。王不聽。使人召二子曰。來吾生汝。汝父不來。今殺奢也。伍尚欲往。員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脫者。後生患。故以父為質。詐召二子。二子到則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令讎不得報耳。不如奔他國。借力以雪父之恥。俱滅無為也。伍尚曰。我知往終不保全。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後不能雪恥。終為天下笑耳。謂員可去矣。汝能報殺父之讎。我將歸死。尚既就執。使者捕伍胥。伍胥貫弓執矢。嚮使者。使者不敢進。伍胥遂亡。聞太子建之在宋。往從之。奢聞子胥之亡也。曰。楚國君臣且苦兵矣。伍尚至楚。楚

貫劉氏曰音ソソ  
滿三張可

華氏之亂春秋魯昭公二十年華亥向寧寧定與君爭而出奔是也

昭關吳楚之境

鍾離舊集司馬貞曰二邑楚縣也

并殺奢與尚也。伍胥既至宋，宋有華氏之亂，乃與太子建俱奔於鄭。鄭人甚善之。太子建又適晉。頃公曰：「太子既善鄭，鄭信太子，太子能為我內應，而我攻其外，滅鄭必矣。」滅鄭而封太子。太子乃還鄭，事未會，會自私自欲殺其從者，從者知其謀，乃告之於鄭。鄭定公與子產誅殺太子建，建有子名勝。伍胥懼，乃與勝俱奔吳。到昭關，昭關欲執之。伍胥遂與勝獨身步走，幾不得脫。追者在後，至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劍曰：「此劍直百金，以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徒百金劍邪？」不受。伍胥未至吳而疾，止中道，乞食。至於吳，吳王僚方用事，公子光為將。伍胥乃因公子光以求見吳王。久之，楚平王以其邊邑鍾離與吳邊邑卑梁氏俱蠶，兩女子爭桑相攻，乃大怒，至於兩國舉兵相伐。吳使公子光伐楚，拔其鍾離，居巢而歸。伍子胥說吳王僚曰：「楚可破也，願復遣公子光。」公子光謂吳王曰：

專諸左傳作專諸

行人官名掌使事

二公子司馬貞曰公子燭庸及益餘也

豫章在江南

彼伍胥父兄為戮於楚，而勸王伐楚者，欲以自報其讎耳。伐楚未可破也。伍胥知公子光有內志，欲殺王而自立，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退而與太子建之子勝耕於野。五年而楚平王卒，初平王所奪太子建秦女，生子子軫，及平王卒，軫竟立為後。是為昭王。吳王僚因楚喪，使二公子將兵往襲楚，楚發兵絕吳兵之後，不得歸。吳國內空，而公子光乃令專諸襲刺吳王僚，而自立。是為吳王闔廬。闔廬既立，得志，乃召伍員以為行人，而與謀國事。楚誅其大臣，郤宛、伯州犂、伯州犂之孫伯嚭亡奔吳。吳亦以嚭為大夫。前王僚所遣二公子將兵伐楚者，道絕不得歸。後聞闔廬弑王僚，自立，遂以其兵降楚。楚封之於舒。闔廬立三年，乃興師與伍胥伯嚭伐楚，拔舒，遂禽故吳二將軍，因欲至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且待之。」乃歸。四年，吳伐楚，取六與潛。五年，伐越，敗之。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將兵伐吳，吳使伍員迎擊，大破楚軍於豫章，取楚

子常劉國曰公孫瓦

鄧音エイ  
鄧音ウ  
國名

其子楚昭王也

之居巢九年吳王闔廬謂子胥孫武曰始子言鄧未可入今果何如二子對曰楚將覆瓦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之必先得唐蔡乃可闔廬聽之悉興師與唐蔡伐楚與楚夾漢水而陳吳王之弟夫概將兵請從王不聽遂以其屬五千人擊楚將子常子常敗走奔鄭於是吳乘勝而前五戰遂至郢已卯楚昭王出奔庚辰吳王入郢昭王出亡入雲夢盜擊王王走鄭鄭公弟懷曰平王殺我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鄭公恐其弟殺王與王奔隨吳兵圍隨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盡滅之隨人欲殺王王子綦匿王已自爲王以當之隨人卜與王於吳不吉乃謝吳不與王始伍員與申包胥爲交員之亡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及吳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止申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讎其以甚乎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破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北

倒行逆施司馬貞曰子胥志在復讎常恐且死不遂本心今幸而報讎遂理乎譬如人行前途而遇倒行逆施之輩何得實吾順理乎

稷司馬貞曰左傳作稷丘

堂谿徐廣曰在慎縣

番音バ  
都音シヤク

面而事之今至於慘死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伍子胥曰爲我謝申包胥曰吾日暮塗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於是申包胥走秦告急求救於秦秦不許包胥立於秦廷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其聲秦哀公憐之曰楚雖無道有臣若是可無存乎乃遣車五百乘救楚擊吳六月敗吳兵於稷會吳王久留楚求昭王而闔廬弟夫概乃亡歸自立爲王闔廬聞之乃釋楚而歸擊其弟夫概夫概敗走遂奔楚楚昭王見吳有內亂乃復入郢封夫概於堂谿爲堂谿氏楚復與吳戰敗吳吳王乃歸後二歲闔廬使太子夫差將兵伐楚取番楚懼吳復大來乃去郢徙於都當是時吳以伍子胥孫武之謀西破彊楚北威齊晉南服越人其後四年孔子相魯後五年伐越越王勾踐迎擊敗吳於姑蘇傷闔廬指軍郤闔廬病創將死謂太子夫差曰爾忘勾踐殺爾父乎夫差對曰不敢忘是夕闔廬死夫差既立爲王以伯嚭爲太宰習戰射二年後伐越敗越於夫



大夫種高誘云姓文氏  
字子禽楚之郢人

湫越王勾踐乃以餘兵五千人棲於會稽之上使大夫種厚幣遺  
吳太宰嚭以請和求委國為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越王  
為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用太宰嚭計與越平  
其後五年而吳王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與師北伐  
齊伍子胥諫曰勾踐食不重味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之也此人  
不死必為吳患今吳之有越猶人之有腹心疾也而王不先越而  
乃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伐齊大敗齊師於艾陵遂滅鄒魯之  
君以歸益疏子胥之謀其後四年吳王將北伐齊越王勾踐用子  
貢之謀乃率其眾以助吳而重寶以獻遺太宰嚭太宰嚭既數受  
越賂其愛信越殊甚日夜為言於吳王吳王信用嚭之計伍子胥  
諫曰夫越腹心之病今信其浮辭詐偽而貪齊破齊譬猶石田無  
所用之且盤庚之誥曰有顛越不恭則殄滅之俾無遺育無使易  
種于茲邑此商之所以興願王釋齊而先越若不然後將悔之無

艾陵括地志云在莒州  
博城縣南百六十里

風音シヨク録音ル

及而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臨行謂其子曰吾數諫王王不  
用吾今見吳之亡矣汝與吳俱亡無益也乃屬其子於齊鮑牧而  
還報吳吳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讒曰子胥為人剛暴少恩猜  
賊其怨望恐為深禍也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為不可王卒伐之  
而有大功子胥耻其計謀不用乃反怨望而今王又復伐齊子胥  
專復彊諫沮毀用事徒幸吳之敗以自勝其計謀耳今王自行悉  
國中武力以伐齊而子胥諫不用因輟謝佯病不行王不可不備  
此起禍不難且嚭使人微伺之其使於齊也乃屬其子於齊之鮑  
氏夫為人臣內不得意外倚諸侯自以為先王之謀臣今不見用  
常鞅鞅怨望願王早圖之吳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  
伍子胥屬鏹之劍曰子以此死伍子胥仰天歎曰嗟乎讒臣嚭為  
亂矣王乃反誅我我令若父霸自若未立時諸公子爭立我以死  
爭之於先王幾不得立若既得立欲分吳國予我我顧不敢望也

器張守節曰謂棺也  
以與必亡也左傳云  
樹之於墓樹可材也  
吳其亡乎  
扶音エツ 案際曰亦決  
也  
吳夷離劬曰取馬革  
作一編夾 吳夷離形  
晉山張晏曰晉山在太  
湖邊去江不遠  
百里故云江上張守  
節曰晉山有古碑符  
三王廟按然則晉山  
之廟非子胥明矣

吳太子左傳太子名友

鄂左 豫州

然今若聽諛臣言以殺長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  
可以爲器而抉吾眼縣吳東門之上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乃自  
到死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鸚夷革浮之江中吳人憐  
之爲立祠於江上因命曰胥山吳王既誅伍子胥遂伐齊齊鮑氏  
殺其君悼公而立陽生吳王欲討其賊不勝而去其後二年吳王  
召魯衛之君會之橐臯其明年因北大會諸侯於黃池以令周室  
越王勾踐襲殺吳太子破吳兵吳王聞之乃歸使使厚幣與越平  
後九年越王勾踐遂滅吳殺王夫差而誅太宰嚭以不忠於其君  
而外受重賂與己比周也伍子胥初所與俱亡故楚太子建之子  
勝者在於吳吳王夫差之時楚惠王欲召勝歸楚楚葉公諫曰勝好  
勇而陰求死士殆有私乎惠王不聽遂召勝使居楚之邊邑鄢號  
爲白公白公歸楚三年而吳誅子胥白公勝既歸楚怨鄭之殺其  
父乃陰養死士求報鄭歸楚五年請伐鄭楚令尹子西許之兵未

人間左傳作子期之子  
平見之曰王孫何自  
視也

子葉左傳作子期

高府杜預云楚之別府  
石乞從者徐廣云一作  
惠王從者風固一作  
昭夫人司馬貞曰昭王  
夫人即惠王母乃越女  
是也  
自殺左傳云白公奔山  
而殺

發而晉伐鄭鄭請救於楚楚使子西往救與盟而還白公勝怒曰  
非鄭之仇乃子西也勝自礪劍人問曰何以爲勝曰欲以殺子西  
子西聞之笑曰勝如卵耳何能爲也其後四歲白公勝與石乞襲  
殺楚令尹子西司馬子綦於朝石乞曰不殺王不可乃劫之王如  
高府石乞從者屈固負楚惠王亡走昭夫人之宮葉公聞白公爲  
亂率其國人攻白公白公之徒敗亡走山中自殺而虜石乞而問  
白公尸處不言將烹石乞曰事成爲卿不成而烹固其職也終不  
肯告其尸處遂烹石乞而求惠王復立之  
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王者尙不能行之於臣下況同列  
乎向令吳子胥從奢俱死何異螻蟻棄小義雪大恥名垂於後世  
悲夫方子胥寤於江上道乞食志豈嘗須臾忘郢邪故隱忍就功  
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白公如不自立爲君者其功謀亦不可  
勝道者哉

七十七人司馬貞曰唯  
文翁孔廟附作七十  
二人  
解馬融曰子張才過人  
失在邪辟文翁  
魯孔安國曰鍾也魯子  
性遲鈍愚何及曰愚置  
之愚  
嗚呼カシ鄭玄曰子路  
之行失於二限嗚呼  
賜不受命云云何晏  
曰賜不受命唯貨  
財是殖德是是非  
銅鞮伯華晉太康地記  
云銅鞮晉大夫羊舌肸  
之邑世號曰赤曰銅  
鞮伯華  
回也如愚孔安國曰  
於孔子之言默而識  
之如愚也  
回也不愚孔安國曰  
宰其退還與二三子  
就釋道義發明明大  
作知其不愚  
回年家語云年二十九  
而髮白三十二而死

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德行顏淵閔子  
騫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文學子游子夏師  
也僻參也魯柴也愚由也喭回也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  
屢中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玉於齊晏平仲於楚  
老萊子於鄭子產於魯孟公綽數稱臧文仲柳下惠銅鞮伯華介  
山子然孔子皆後之不竝世  
顏回者魯人也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  
禮天下歸仁焉孔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  
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回也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用之則行捨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回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  
孔子哭之慟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魯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

閔損弟子曰魯人家居  
不問陳祥云言子海上  
事父母下順兄弟  
動靜盡善故人不得  
有非問之言  
不在大夫論語季氏  
使閔子恁爲費宰子  
恁曰善爲我辭焉  
復我孔安國曰重來召  
我  
汶上孔安國曰去之汶  
水止欲北如齊耕  
鄭玄曰魯人

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閔損字子騫少孔子十五歲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  
母昆弟之言不仕大夫不食汙君之祿如有復我者必在汶上矣  
冉耕字伯牛孔子以爲有德行伯牛有惡疾孔子往問之自牖執  
其手曰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命也夫  
冉雍字仲弓仲弓問政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在  
邦無怨在家無怨孔子以仲弓爲有德行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  
父賤人孔子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冉求字子有少孔子二十九歲爲季氏宰季康子問孔子曰冉求  
仁乎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求也可使治其賦仁則吾不知也復  
問子路仁乎孔子對曰如求求問曰聞斯行諸子曰行之子路問  
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子華怪之敢問問  
同而答異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冉雍鄭玄曰魯人家語  
云伯牛之宗族少孔  
子二十九歲  
在那在家色氏曰在  
那爲諸侯在家爲  
卿大夫  
犁牛何爰曰雜文騂赤  
色也  
冉求鄭玄曰魯人  
千室百乘孔安國曰千  
室卿大夫之邑卿大夫  
所家諸侯千乘大夫故  
曰百乘  
賦孔安國曰兵賦也

仲由家語一字季路亦云下人也  
雄雞豨豚皆勇故冠帶之  
先之勞之孔安國云先導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後勞之  
請益孔安國云子路雖其小故請益  
片言孔安國曰片猶偏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偏信一言折獄者子路可也  
取材樂張曰適川曰材好勇過我川故云無所取  
死然孔安國曰不得以壽終也  
經孔安國曰自若也

具臣孔安國曰言備臣數而已  
蒲衛邑子路爲之宰執勇謀謀敵不能害故曰執也  
比衆寬大清正衆必歸近之

仲由字子路卞人也。少孔子九歲。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雞佩狼豚，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子路問政，孔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子路問君，子尚勇乎？孔子曰：「義之爲上。君子好勇而無義，則亂；小人好勇而無義，則盜。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孔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歟。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季康子問：「仲由仁乎？」孔子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不知其仁。」子路喜從游，遇長沮、桀溺、荷蓀丈人，子路爲季氏宰，季孫問曰：「子路可謂大臣與？」孔子曰：「可謂具臣矣。」子路爲蒲大夫，辭孔子。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執勇；寬以正，可以比衆。恭正以靜，可以報上。」初，衛靈公有寵姬曰南子，靈公太子黃瓚得過南子，懼誅，出奔。及靈公卒，而夫人欲立公子郢，郢不肯曰：

惡言王肅曰：子路爲孔子侍衛，故侮慢之人不取有惡言，是以惡言不聞孔子耳。  
宰子路字子路，魯人。  
鑽燧而融曰周曆月令有夏之火，夏取桑柘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之火，冬取柞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故曰吹火。

亡人太子之子輒在。於是衛立輒爲君，是爲出公。出公立十二年，其父黃瓚居外，不得入。子路爲衛大夫，孔悝之邑宰，黃瓚乃與孔悝作亂，謀入孔悝家，遂與其徒襲攻出公。出公奔魯，而黃瓚入立，是爲莊公。方孔悝作亂，子路在外聞之，而馳往，遇子羔出衛城門，謂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門已閉，子可還矣。」母空受其禍。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難。」子羔卒去。有使者入城，城門閉，子路隨而入，造黃瓚。黃瓚與孔悝登臺，子路曰：「君焉用孔悝？請得而殺之。」黃瓚弗聽。於是子路欲燔臺，黃瓚懼，乃下石乞壺，擊子路，擊斃子路之纓。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嗟乎，由死矣。」已而果死。故孔子曰：「自吾得由，惡言不聞於耳。是時子貢爲魯使於齊，宰子字子我，利口辯辭，既受業，問三年之喪，不已久乎？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於汝安乎？」曰：「安。汝安則爲之。」君子居

通義孔安國自天子  
五於庶人  
巧王肅曰也  
非其人王肅曰言不  
足以明五帝之德  
臨齊齊都也

瑚璉黍稷器夏曰瑚  
璉周曰璉  
宗廟  
之貴器也

可孔安國曰未足多  
也

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故弗爲也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  
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義也宰予晝寢  
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圻也宰我問五帝之德子曰  
予非其人也宰我爲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  
端木賜衛人字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子貢利口巧辭孔子常黜  
其辯問曰汝與回也熟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  
賜也聞一以知二子貢既已受業問曰賜何人也孔子曰汝器也  
曰何器也曰瑚璉也陳子禽問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  
道未墜於地也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  
之道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又問曰孔子適是國必聞其  
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  
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也子貢問曰富而無驕貧而無詔何如  
孔子曰可也不如貧而樂道富而好禮田常欲作亂於齊憚高國

子石公孫龍也  
泄司馬貞節曰絕書  
泄字作淺

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  
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爲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  
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遂行至齊說田常曰君  
之伐魯過矣夫魯難伐之國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其君愚而  
不仁大臣僞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如  
伐吳夫吳城高以厚地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  
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  
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憂  
在內者攻疆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  
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  
而君之功不與焉則交日疎於主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羣臣求以  
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臣驕則爭是君上與主有郤下與大臣  
交爭也如此則君之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

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疆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君也。田常曰：善。雖然，君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奈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臣請往使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之。使子貢南見吳王，說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霸者無疆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與吳爭疆，竊為王危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誅暴齊，以服疆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疆齊。智者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越王苦身養士，有報我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疆不過齊。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已平魯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絕為名，夫伐小越而畏疆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王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且王必惡越，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

遷司馬貞曰：猶畏也。

殆危也。頓首叩頭至地也。

從。此實空越，名從諸侯以伐也。吳王大說，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如此破越必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勾踐頓首再拜曰：孤嘗不料力，乃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髓，日夜焦唇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遂問子貢：子貢曰：吳王為人猛暴，群臣不堪，國家傲於數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子胥以諫死，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治也。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以徼其志，重寶以說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弱吳必矣。其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敝，此滅吳必矣。越王大說，許諾，送子貢金百鎰，劍一，良矛二。子貢

子胥以諫死，司馬貞曰：王初按家語，越絕書，並無此五字。是時子胥未死，陳仁錫曰：子胥以諫死五字當刪。微音ケウ，王肅曰：激，其志也。

錄二十四兩也。

不受遂行。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罪於吳，軍敗身辱，棲于會稽，國為虛莽。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死不敢忘。何謀之敢慮？後五日，越使大夫種頓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孤勾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今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彊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領，缺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說，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於是吳王乃遂發九郡兵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辯，不可以勝敵。今夫齊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為之奈何？子貢曰：修兵休卒以待之。

修備也

鈇司馬貞曰：謂斧也。劉氏曰：屈盧，矛名也。

卒，急卒也。

艾陵之戰，曰司馬貞曰：左傳在哀公十一年。黃池之會，左傳在哀公十三年。越入吳，吳與越平也。

五國，司馬貞曰：按左傳，謂魯、齊、晉、吳、越也。廢舉，王云：謂賈賈也。與也。

武城，括地志云：在兗州。

道，孔安國曰：謂禮樂也。

卜商，家語云：衛人。倚者，子夏也。曰：笑貌。上唇音，ハ、ン、動、目、貌。此上。

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疆，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破吳三年，東向而霸。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賞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常相魯衛，家累千金，卒終于齊。

言偃，吳人，字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子游既已受業，為武城宰。孔子過聞絃歌之聲，孔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曰：昔者偃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孔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孔子以為子游習於文學。

卜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

二句在衛風碩人之二章其下一句逸詩繪事雖云曰繪畫也凡術精先布采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喻美女雖有奇勝美質亦須禮以成也禮後乎孔安國曰孔子言繪事後素于夏禮而解知以素喻禮故曰禮後乎君子小人何憂曰君子爲儒將以明道小人爲儒則於其名干鄭玄曰求也危包氏曰危危也州里鄭云曰二千五百家爲州五家爲鄰五鄰爲里衡包氏輒也言思念忠信立則常想見參然在目前在與則若倚車輒神孔安國曰大帶也必聞馬融曰倭人黨多

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孔子曰商始可與言詩已矣。子貢問師與商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然則師愈與。曰過猶不及。子謂子夏曰汝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爲魏文侯師。其子死哭之失明。顓孫師陳人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子張問于祿。孔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他日從在陳蔡間因問行。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國行也。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孔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國必聞在家必聞。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國及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可疑。在國及家必聞。

江司馬貞曰今吳國有澹臺湖即其遺跡所在也

密音ヒツ  
宓不齊孔安國曰魯人取斯包氏曰如魯無君子子賤安得此行而學  
五人司馬貞曰家語云不齊所交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與此不同原憲鄭云云曰魯人殺孔安國祿也邦有道當食祿  
克伐怨欲馬融曰克好勝人也伐自伐其功怨思也欲貪欲也  
在草澤中家語曰隱居衛

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爲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死於魯。澹臺滅明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歲。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爲材薄既已受業退而修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宓不齊字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孔子謂子賤君子哉魯無君子斯焉取斯。子賤爲單父宰反命於孔子曰此國有賢不齊者五人。教不齊所以治者。孔子曰惜哉不齊所治者小。所治者大則庶幾矣。原憲字子思子思問恥。孔子曰國有道穀國無道穀恥也。子思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乎。孔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弗知也。孔子卒原憲亡在草澤中子貢相衛而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



累繼孔安國曰累繼索也繼繼也所以拘罪人南宮括孔安國云魯人  
累繼孔安國曰有窮之君  
累繼之後相位其臣寒  
濕殺之因其室而生  
其寡多力能陸地行  
非爲其後少康所殺  
再禮躬耕馬融曰禹盡  
力於溝洫稅播二百  
穀故曰躬耕也禹  
及其身稅及後世  
皆王播意欲以禹稅  
比也孔子孔子誰故不  
也  
三復孔安國曰詩云白  
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  
之玷不可爲也南宮  
穀詩三反翟之是其  
心慎言也  
波音アン孔安國曰魯  
魯公也  
與戴周氏曰魯之廢  
獨知也時也

閻過謝原憲憲攝敝衣冠見子貢子貢恥之曰夫子豈病乎原憲  
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  
病也子貢慙不懌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也  
公治長齊人字子長孔子曰長可妻也雖在累繼之中非其罪也  
以其子妻之

南宮括字子容問孔子曰羿善射彘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  
稼而有天下孔子弗答容出孔子曰君子哉若人上德哉若人國  
有道不廢國無道免於刑戮三復白圭之玷以其兄之子妻之  
公哲哀字季次孔子曰天下無行多爲家臣仕於都唯季次未嘗  
仕

曾藏字皙侍孔子孔子曰言爾志藏曰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  
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子喟爾歎曰吾與藏也  
顏無繇字路路者顏回父父子嘗各異時事孔子顏回死顏路貧

車以葬孔安國曰竈以  
作梓  
鯉孔子字子伯魚  
大夫後孔安國曰孔子  
時爲大夫言從大夫  
夫之後不可徒行  
駢音カン  
子弘字也

請孔子車以葬孔子曰材不材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  
槨吾不徒行以爲之槨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  
商瞿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傳易於瞿瞿傳楚人馯  
臂子弘傳江東人嬌子庸疵疵傳燕人周子家暨暨傳淳于人  
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何傳東武人王子中同同傳菑川  
人楊何何元朔中以治易爲漢中大夫

高柴字子羔曰衛人  
鄭卒在鄭州  
賊夫人之子包氏曰  
子羔學未孰習而使  
爲政所以賊夫人  
民人社稷孔安國曰魯  
治民事神於是而習  
亦學也  
漆彫開字子開給也  
漆彫開鄭子曰魯人  
未能信孔安國曰仕  
進之道未能信者未  
能信也  
公伯僚字子周魯人  
惡志孔安國曰季孫信  
語惡季孫也  
肆有罪既刑陳其尸  
曰肆

高柴字子羔少孔子三十歲子羔長不盈五尺受業孔子孔子以  
爲愚子路使子羔爲費郈宰孔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  
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孔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漆彫開字子開孔子使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說  
公伯僚字子周周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孔子曰夫子固  
有惑志僚也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孔子曰道之將行命也道之將  
廢命也公伯僚其如命何

司馬耕字子牛牛多言而躁問仁於孔子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詘

不憂不懼孔安國曰牛兄桓魋將為亂牛自宋來學當憂懼故孔子解之也

疾包氏曰病自者無罪惡無可憂懼樊須鄭子曰齊人圃馬融曰樹五穀曰稼樹菜蔬曰圃

情孔安國曰實也

有若鄭云曰魯人以禮節之馬融曰人知禮節之和而每事從和不可不以禮為節亦不可不以行復何憂曰復猶覆也義不必信信非義也以其信可覆故曰近義

因孔安國曰親也言所親不失其親亦可宗敬

司馬耕字子牛牛多言而躁問仁於孔子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詘曰其言也詘斯可謂之仁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詘乎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可謂之君子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樊須字子遲少孔子三十六歲樊遲請學稼孔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孔子曰小人哉樊遲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智曰知人

有若少孔子十三歲有若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不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為師師之如夫子時也

畢毛傳曰濁也月離陰星則雨

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嘗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其母為取室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公西赤鄭云曰魯人

釜馬融曰六斗四升庚包氏曰十六斗

乘馬融曰十六斛也

巫馬施鄭云曰魯人司敗孔安國曰官名

鄭孔安國曰相助匪非

公西赤字子華少孔子四十二歲子華使於齊冉有為其母請粟孔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孔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君子周急不繼富

鯁一作鯁

子魯一作魯

鄭子曰楚人

咿音シヤ

之臣不可言君親之惡為諱者禮也。

梁鱣字叔魚少孔子二十九歲。

顏幸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

冉孺字子魯少孔子五十歲。

曹卹字子循少孔子五十歲。

伯虔字子析少孔子五十歲。

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自字石已右三十五人顯有年名及受業聞見于書傳。其四十有二人無年及不見書傳者紀于左。

冉季字子產。

公祖句茲字子之。

秦祖字子南。

漆雕咿字子斂。

顏高字子驕。

漆雕徒父。

壤駟赤字子徒。

商澤。

石作蜀字子明。

任不齊字選。

公良孺字子正。

后處字子里。

秦冉字開。

公夏首字乘。

奚容蒧字子哲。

公堅定字子中。

顏祖字襄。

公夏首字乘の

鄒單字子家。

句井疆。

罕父黑字子索。

秦商字子丕。

申黨字周。

顏之僕字叔。

榮旂字子祺。

縣成字子祺。

左人郢字行。

燕伋字思。

鄭國字子徒。

秦非字子之。

施之常字子恒。

顏噲字子聲。

步叔乘字子車。

原亢籍。

樂欵字子聲。

廉絜字庸。

叔仲會字子期。

顏何字冉。

狄黑字哲。

邾巽字子歛。

孔忠。

公西輿如字子上。

公西藏字子上。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真

鈞之未覩厥容貌則論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余以弟子名  
姓文字悉取論語弟子問并次爲篇疑者闕焉

商君列傳第八

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  
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座爲中庶子公叔座知其賢未及進會  
座病魏惠王親往問病曰公叔病有如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公叔  
曰座之中庶子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嘿然  
王且去座屏人言曰王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  
去公叔座召鞅謝曰今者王問可以爲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許我  
我方先君後臣因謂王即弗用鞅當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且  
見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在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  
不去惠王既去而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

商君張守節曰秦封於  
商故號商君  
中庶子司馬貞曰官名  
也禮記文王世子謂之  
庶子掌公族也

孫鞅也豈不悖哉公叔既死公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  
將修繆公之業東復侵地迺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  
孝公孝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  
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監以讓衛鞅衛鞅曰吾說公以  
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  
中旨罷而孝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  
入也請復見鞅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  
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  
復見我我知之矣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膝之前於席也  
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說君  
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  
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彊國之術  
說君君大說之耳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孝公既用衛鞅鞅欲

說之既音五

見於於民司馬貞曰  
商君書作必見皆民

故故事也

不循古商君書作修  
夏股股紂夏桀也  
什伍劉氏云五家為保  
十家相連也  
收司馬貞曰謂相糾  
發也一家有罪而九  
家連坐若不糾舉  
則十家連坐

變法恐天下議已。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敖於民。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衛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

降敵司馬貞曰律降  
敵者誅其身沒其  
家今匿姦者皆當  
與之同罰也  
率者什  
末利司馬貞曰工商  
收學收錄其妻子沒  
為官奴婢  
家次司馬貞曰謂各  
隨其家爵秩之班次  
亦不使僭修飾等

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為私鬪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恠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行於民期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

大良造司馬貞曰即太  
上造也奉之第十六爵  
名也  
魏國司馬貞曰即魏國  
也其記也記三列教令  
當於此門闕  
阡陌守節曰南北曰  
阡東西曰陌按謂  
阡也封界土也阡界  
也訓界上封記也  
阡祭福肉也

令於是，以鞅爲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居三年，作爲築冀闕宮庭於咸陽。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爲禁。而集小都鄉邑聚爲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爲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平斗桶權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復犯約，劓之。居五年，秦人富彊，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其明年齊敗魏兵於馬陵，虜其太子申，殺將軍龐涓。其明年衛鞅說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崑崙之西，都安邑，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畔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東徙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孝公以爲然，使衛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鞅遺魏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爲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爲

然會盟已飲，而衛子伏甲士而襲虜魏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兵數破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座之言也。」衛鞅既破魏還，秦封之於商十五邑，號爲商君。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臯。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孔子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趙良曰：「反聽之，謂聽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疆。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爲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爲其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殺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

殷紂張守節曰以殷紂  
比商君

之掖。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謬謬。武王謬謬，以昌殷紂墨墨，以亡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殺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粥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荆國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欵關請見。五殺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殺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此五殺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為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為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峻刑，是積怨畜禍也。

三原司馬貞曰：謂立晉惠公懷公文公，欵章昭曰：叩也。

相鄭之曰：相謂送梓，聲以音聲自勸也，教之化，民劉氏云：謂商鞅之令也，命謂秦君之命也。

民之効，上司馬貞曰：上謂商鞅之處分令，謂用君之教令，左建外易司馬貞曰：左建謂以左道建中立，威權外易謂在外革，易君命也。

關音：徐廣曰：一作，秦風賦之勁，茅干將之，雄戰，司馬貞曰：此是周書之言，孔子所刪之錄，都張守節曰：孫鞅封，於十五邑，故二十五都。

捐音：恩

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効上也捷，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為教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為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權，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為驂乘，持矛而操闔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且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後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舍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



風音マツ

刻司馬貞曰刻謂用刑深刻薄謂棄仁義不恤誠也  
賈司馬貞曰本性也  
開塞耕戰司馬貞曰按商君書開謂刑戰戰則政化明塞謂布恩賞則政化塞其意本於嚴刑少恩又為田開存伯及晉斬敵首賜爵是耕戰書也

蘇秦字季子燕蘇忿生之後  
鬼谷先生風俗通義曰六國時縱橫家徐廣曰頰川陽城有鬼谷蓋是其人所居因為號受書受書於師也

然歎曰嗟乎為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師弗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彊而賊入魏弗歸不可遂內秦商君既復入秦走商邑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黽池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

蘇秦列傳第九

蘇秦者東周雒陽人也東事師於齊而習之於鬼谷先生出游數歲大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曰周人之俗治產業力工

陰符戰國策云太公陰符之謀司馬貞曰陰符是太公兵法  
揣音シ高誘曰揣定也聯合也江遠曰揣入主之智一陳而近之共意當矣

代馬郡馬邑也

林胡樓煩張守節曰二胡國名  
雲中九原地理志云二郡名  
噱沱易水二水名  
碣石鴈門二山名

商逐什二以為務今子釋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蘇秦聞之而慙自傷乃閉室不出出其書徧觀之曰夫士業已屈首受書而不能以取尊榮雖多亦奚以為於是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期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求說周顯王顯王左右素習知蘇秦皆少之弗信乃西至秦秦孝公卒說惠王曰秦四塞之國被山帶渭東有關河西有漢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馬此天府也以秦士民之衆兵法之教可以吞天下稱帝而治秦王曰毛羽未成不可以高蜚文理未明不可以并兼方誅商鞅疾辯士弗用乃東之趙趙肅侯令其弟成為相號奉陽君奉陽君弗說之去游燕歲餘而後得見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噱沱易水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粟支數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佃作而足於棗栗矣此所謂天府者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

無過燕者。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趙之爲蔽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斃，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軍軍於東垣矣。渡滹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爲一，則燕國必無患矣。文侯曰：子言則可。然吾國小，西迫彊趙，南近齊。齊趙疆國也，子必欲合從以安燕，寡人請以國從。於是資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而奉陽君已死，即因說趙肅侯曰：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皆高賢君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如君而不任事，是以賓客游士莫敢自盡於前者。

東垣在恒州

蘇公世本云名晉

陰陽鮑彪云事止有兩端指從橫也

今奉陽君捐館舍，君乃今復與士民相親也。臣故敢進其愚慮，竊爲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請言外患。齊秦爲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也。願君慎勿出於口，請別白黑，所以異陰陽而已矣。君誠能聽臣，燕必致旃裘狗馬之地，齊必致魚鹽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園，韓魏中山，皆可使致湯沐之奉，而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包利，五伯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弑而爭也。今君高拱而兩有之，此臣之所以爲君願也。今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效宜陽。宜陽效則上郡絕，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孰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危；劫韓包周，則趙氏自操兵；據衛取淇卷，則齊

宜陽在洛州四縣城也

軹道在雍州

淇卷在鄭州七國時

淇卷在鄭州

淇卷在鄭州

漳水名  
番音八番音在  
銅州

常山在銅州

河漳張守節曰河一作  
清即漳河也

必入朝秦。秦欲已得乎山東，則必舉兵而嚮趙矣。秦甲渡河踰漳，據番音，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為君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彊於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秦之所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為君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三千，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三萬，立為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之疆弱，內度其士卒賢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固已形於胷中矣。豈揜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

度音タク

衡張守節曰謂為秦人  
竿三十六簧樂器也

姣脫文云姣脫也

質司馬貞曰以言通  
其交質之情也

城阜在洛州  
其道司馬貞曰即河內  
之道

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為一，并力西鄉而攻秦，秦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見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論哉？夫衡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予秦。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瑟之音，前有樓闕軒轅，後有長姣美人。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夫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喝諸侯，以求割地。故願大王孰計之也。臣聞明主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彊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以從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劔白馬而盟。要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其糧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城阜，魏塞其道，趙涉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勃海。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

資六國之軍共為合  
從一相視獨以秦為資  
而共伐之  
純高誘曰東也  
彭陰在郿州  
登洛成阜在河南  
宜陽在洛州商阪即  
商山也在商洛縣  
宛穰二縣名  
廩山在密縣  
鄧子許慎曰南方谿子  
蠻夷所居皆善材  
少府有少府所造二  
種之弩即時力距來也  
超是司馬貞曰謂超  
騰用之勢蓋起足騰  
之而射也  
散隱也  
洞賈也  
拾古字彙  
冥山在朔州北蒙谿  
在豫州鹽鐵論云有  
蒙谿之劍  
墨陽淮南子曰墨陽之  
其邪也鄧合贈戰國策  
作合伯  
鄧師司馬貞曰鄧國有  
工師鄧因名鄧師宛  
人於海池一鄧劍故  
號宛馮  
龍淵太阿吳人干將與  
越人歐冶之所作劍  
名  
鐵幕一作鐵盾

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清河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  
不如約者以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賓秦則秦甲必不敢  
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如此則霸王之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  
立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也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  
寡人敬以國從乃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  
諸侯是時周天子致文武之詐於秦惠王惠王使犀首攻魏禽將  
龍賈取魏之雕陰且欲東兵蘇秦恐秦兵之至趙也乃激怒張儀  
入之于秦於是說韓宣惠王曰韓北有鞏洛成阜之固西有宜陽  
商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廩山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  
天下之疆弓勁弩皆從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者皆射六百步  
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括蔽洞胷近者鏑奔心韓  
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蒙谿墨陽合膊鄧師宛馮龍淵太阿皆陸  
斷牛馬水截鵠鴈當敵則斬堅甲鐵幕革抉吹芮無不畢具以韓

卒之勇被堅甲躡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  
與大王之賢乃西面事秦交臂而服羞社稷而為天下笑無大於  
此者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阜今茲效  
之明年又復求割地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受後禍  
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  
所謂市怨結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諺曰寧為雞口無  
為牛後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  
疆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於是韓王勃然作色  
攘臂瞋目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今主君詔  
以趙王之教敬奉社稷以從又說魏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  
陳汝南許鄆昆陽召陵舞陽新都新鄭東有淮穎黃栗無胥西有  
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酸棗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田舍廬  
廡之數曾無所芻牧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轉輸殷殷

主君司馬貞曰指蘇  
秦也  
鴻溝在梁陽  
陳汝南二縣在汝州  
許鄆二縣在潁川  
昆陽舞陽二縣在潁  
川召陵名在汝南新  
都在南陽  
淮穎報守節曰淮陽穎  
川二郡名也  
卷棗在曹州縣  
酸棗在鄭州酸棗在  
滑州

卒之勇被堅甲躡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  
與大王之賢乃西面事秦交臂而服羞社稷而為天下笑無大於  
此者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阜今茲效  
之明年又復求割地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受後禍  
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  
所謂市怨結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諺曰寧為雞口無  
為牛後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  
疆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於是韓王勃然作色  
攘臂瞋目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今主君詔  
以趙王之教敬奉社稷以從又說魏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  
陳汝南許鄆昆陽召陵舞陽新都新鄭東有淮穎黃栗無胥西有  
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酸棗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田舍廬  
廡之數曾無所芻牧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轉輸殷殷

祠春秋司馬貞曰春秋實奉以助奉祭祀千途地名  
厥徒謂秋祭供養雜  
背頭司馬貞曰謂以背巾裹頭與於衆

若有三軍之衆。臣竊量大王之國不下楚。然衡人怵王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魏天下之彊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爲大王恥之。臣聞越王勾踐戰。敵卒三千人。禽夫差於干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制紂於牧野。豈其士卒衆哉。誠能奮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士二十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厮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過越王勾踐武王遠矣。今乃聽於群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以効實。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群臣之言事秦者。皆姦人非忠臣也。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孰察之。周書曰。縣縣不絕。蔓蔓奈何。毫釐不伐。將用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

五家之兵管子之制也進如鋒矢戰國策作疾如錐矢  
絕滂皆度也

筑張守節曰筑似琴而大頭圓五弦擊之不  
擊  
謂劉白別錄曰黃帝所作或曰起戰國時  
與兵勢也所以練武士一知有材也

從親。專心并力。壹意。則必無彊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臣效愚計。奉明約。在大王之詔。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因東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勃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進如鋒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勃海也。臨菑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菑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鬪雞走狗。六博蹋鞠者。臨菑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彊。天下莫能當。今乃西面而事秦。臣竊爲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爲與秦接境壤界也。兵出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

陽晉在曹州

何司馬貞曰恐懼之心也虛囑高勝曰喘息懼

黔中巫郡曰二郡名海陽劉氏曰楚東境也洞庭湖名蒼梧張守節曰山名在益州南臨山名郁陽司馬貞曰當在汝南潁川之界

而不勝則國已危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爲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徑乎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恟疑虛囑驕矜而不敢進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奈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群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疆國之實臣是故願大王少留意計之。齊王曰寡人不敏僻遠守海窮道東境之國也未嘗得聞餘教。今足下以趙王詔詔之敬以國從。乃西南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疆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涇塞郇陽地方五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疆與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莫如楚楚疆則秦弱秦疆則楚弱其勢

不兩立故爲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則鄢郢動矣。臣聞治之其未亂也爲之其未有也。患至其後憂之則無及已。故願大王蚤孰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燕代橐駝良馬必實外廄。故從合則楚王衡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臣竊爲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衡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讎者也。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疆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疆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二者大王何居焉。故敝邑趙王使臣效愚計奉明約在大王

詔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入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不見勝也。內與群臣謀，不足恃也。寡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然如縣旌而無所終薄。今主君欲一天下，收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於是六國從合而并力焉。蘇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王，乃行過雒陽。車騎輜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眾。擬於王者，周顯王聞之，恐懼，除道，使人郊勞。蘇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蘇秦笑謂其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蛇蒲服，以面掩地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蘇秦喟然歎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況眾人乎？且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初蘇秦之燕，貸百錢為資，及得富貴，以百金償之，徧報諸所嘗見德

委蛇司馬貞曰：謂面掩地而進者，蛇行也。蒲服，匍匐也。季子，司馬貞曰：按其嫂呼季子為季子耳。負郭，司馬貞曰：負，背也。枕也。近城之地，沃澗流澤，最為膏腴，故云。郭，

者。其從者有一人，獨未得報。乃前自言。蘇秦曰：我非忘子，子之與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時，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後，子今亦得矣。蘇秦既約六國從親，歸趙，趙肅侯封為武安君。乃投從約書於秦，秦兵不敢闕函谷關十五年。其後，秦使犀首欺齊魏與共伐趙，欲敗從約。齊魏伐趙，趙王讓蘇秦。蘇秦恐，請使燕，必報齊。蘇秦去趙而從約皆解。秦惠王以其女為燕太子婦，是歲文侯卒，太子立，是為燕易王。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燕，取十城。易王謂蘇秦曰：往日先生至燕，而先王資先生見趙，遂約六國從。今齊先伐趙，次至燕，以先生之故為天下笑。先生能為燕得侵地乎？蘇秦大慙，曰：請為王取之。蘇秦見齊王，再拜，俯而慶，仰而弔。齊王曰：是何慶弔相隨之速也？蘇秦曰：臣聞，飢人所以飢而不食，烏喙者為其愈充腹而與餓死同患也。今燕雖弱小，即秦王之少壻也。大王利其十城而長與疆秦為仇，今使弱燕為鷹行而疆秦做其

望怨也

去趙徐廣曰：自初說燕至此三年

烏喙廣雅云：毒附子也。一為烏喙，三歲為附子，四歲為烏頭，五歲為天雅。

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是食鳥喙之類也。齊王愀然變色曰：然則奈何？蘇秦曰：臣聞古之善制事者，轉禍爲福，因敗爲功。大王誠能聽臣計，卽歸燕之十城，燕無故而得十城，必喜。秦王知以己之故而歸燕之十城，亦必喜。此所謂棄仇讎而得石交者也。夫燕秦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莫敢不聽。是王以虛辭附秦，以十城取天下。此霸王之業也。王曰：善。於是乃歸燕之十城。人有毀蘇秦者曰：左右賣國，反覆之臣也。將作亂。蘇秦恐得罪歸，而燕王不復官也。蘇秦見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無有分寸之功，而王親拜之於廟，而禮之於廷。今臣爲王卻齊之兵，而攻得十城，宜以益親。今來而王不官，臣者人必有以不信傷臣於王者。臣之不信，王之福也。臣聞忠信者所以自爲也，進取者所以爲人也。且臣之說齊王，曾非欺之也。臣棄老母於東周，固去自爲而行進取也。今有孝如曾參，廉如伯夷，信如尾生，得此三人者，以事大王，何若？王曰：足矣。蘇秦

曰：孝如曾參，義不離其親，一宿於外。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危王哉？廉如伯夷，義不爲孤竹君之嗣，不肯爲武王臣，不受封侯，而餓死首陽山下。有廉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行進取於齊哉？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有信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却齊之疆兵哉？臣所謂以忠信得罪於上者也。燕王曰：若不忠信耳，豈有以忠信而得罪者乎？蘇秦曰：不然。臣聞客有遠爲吏，而其妻私於人者，其夫將來，其私者憂之。妻曰：勿憂，吾已作藥酒待之矣。居三日，其夫果至，妻使妾舉藥酒進之。妾欲言酒之有藥，則恐其逐主母也。欲勿言乎？則恐其殺主父也。於是乎詳僵而奔酒。主父大怒，笞之五十。故妾一僵而覆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然而不免於笞，惡在乎忠信之無罪也。夫臣之過，不幸而類是乎？燕王曰：先生復就故官，益厚遇之。易王母文侯夫人也，與蘇秦私通，燕王知之，而事之加

詳音イヤウ詳也



蘇秦為客卿徐廣曰  
燕易王之十年時

殊死也此云不死殊  
而走者蘇秦時雖不  
即死然其死創故云  
殊

厚蘇秦恐誅乃說燕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必重  
燕王曰唯先生之所為於是蘇秦佯為得罪於燕而亡走齊齊宣  
王以為客卿齊宣王卒潘王即位說潘王厚葬以明孝高宮室大  
苑囿以明得意欲破敝齊而為燕燕易王卒燕噲立為王其後齊  
大夫多與蘇秦爭寵者而使人刺蘇秦不死殊而走齊王使入求  
賊不得蘇秦且死乃謂齊王曰臣即死車裂臣以徇於市曰蘇秦  
為燕作亂於齊如此則臣之賊必得矣於是如其言而殺蘇秦者  
果自出齊王因而誅之燕聞之曰甚矣齊之為蘇秦報仇也蘇秦  
既死其事大泄齊後聞之乃恨怒燕燕甚恐蘇秦之弟曰代弟  
蘇厲見兄遂亦皆學及蘇秦死代乃求見燕王欲襲故事曰臣東  
周之鄙人也竊聞大王義甚高鄙人不敏釋鉏耨而干大王至於  
邯鄲所見者絀於所聞於東周臣竊負其志及至燕廷觀王之群  
臣下吏王天下之明王也燕王曰子所謂明王者何如也對曰臣

謁告也

得二將司馬貞曰戰  
國策云獲二將亦謂  
燕之二將是燕之失也  
徐廣曰齊北盧縣有防  
門又有長城

聞明王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臣請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燕之仇  
讎也楚魏者燕之援國也今王奉仇讎以伐援國非所以利燕也  
王自慮之此則計過無以聞者非忠臣也王曰夫齊者固寡人之  
讎所欲伐也直患國敝力不足也子能以燕伐齊則寡人舉國委  
子對曰凡天下戰國七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  
南附楚楚重西附秦秦重中附韓魏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  
必使王重矣今夫齊長主而自用也南攻楚五年畜聚竭西困秦  
三年士卒罷敝北與燕人戰覆三軍得二將然而以其餘兵南面  
舉五千乘之大宋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欲得其民力竭惡足取  
乎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敝矣燕王曰吾聞齊有清濟  
濁河可以為固長城鉅防足以為塞誠有之乎對曰天時不與雖  
有清濟濁河惡足以為固民力罷敝雖有長城鉅防惡足以為塞  
且異日濟西不師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所以備燕也今濟西河

質張守節曰音子

北盡已役矣。封內傲矣。夫驕君必好利而亡國之臣必貪於財。王誠能無羞。寵子母弟以爲質。寶珠玉帛以事左右。彼將有德。燕而輕亡。宋則齊可亡已。燕王曰。吾終以子受命於天矣。燕乃使一子質於齊。而蘇厲因燕質子而求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囚蘇厲。燕質子爲謝。已遂委質爲齊臣。燕相子之與蘇代婚。而欲得燕權。乃使蘇代侍質子於齊。齊使代報燕。燕王噲問曰。齊王其霸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已而讓位。燕大亂。齊伐燕。殺王噲子之。燕立昭王。而蘇代蘇厲遂不敢入燕。皆終歸齊。齊善待之。蘇代過魏。魏爲燕執代。齊使人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地封涇陽君。秦必不受。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地也。不信齊王與蘇子也。今齊魏不和。如此其甚。則齊不欺秦。秦信齊。齊秦合。涇陽君有宋地。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東蘇子。秦必疑齊而不信蘇子矣。齊秦不合。天下無變。伐齊之形成矣。於是出蘇代。代之宋宋善待。

涇陽君張守節曰秦王弟名也涇陽縣在雍州

加益也

北夷山或北狄附齊者

之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名卑而權輕。奉萬乘助齊伐宋。民勞而實費。夫破宋。殘楚。淮北。肥大齊。讎疆而國害。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然且王行之者。將以取信於齊也。齊加不信於王。而忌燕愈甚。是王之計過矣。夫以宋加之淮北。疆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東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疆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疆。燕猶狼顧而不能支。今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智者舉事。因禍爲福。轉敗爲功。齊紫敗素也。而賈十倍。越王勾踐棲於會稽。復殘疆吳而霸天下。此皆因禍爲福。轉敗爲功者也。今王若欲因禍爲福。轉敗爲功。則莫若挑霸齊而尊之。使使盟於周室。焚秦符曰。其大上計。破秦。其次必長賓之。秦挾賓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伐諸侯。今爲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國爲功。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言說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之。爲之下者。燕

齊紫敗素徐廣曰取敗素以爲紫賈十倍司馬貞曰謂紫色似貴於帛十倍而本此敗素以喻齊雖有大名而其國中固無也挑張守節曰執持也秦符張守節曰破也資司馬貞曰音拔拔弄也

高陵君名顯秦王弟高陵  
陽徐廣曰瀋陽高陵縣  
二君秦所重天下信之

關光緒曰與展通

趙非利之也。燕趙不利而勢為之者，以不信秦王也。然則王何不使可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高陵君先於燕趙，秦有變，因以為質。則燕趙信秦，秦為西帝，燕為北帝，趙為中帝，立三帝以令於天下。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伐齊，曰：「必反宋地，歸楚淮北。」反宋地，歸楚淮北，燕趙之所利也。立立三帝，燕趙之所願也。夫實得所利，尊得所願，燕趙奔齊如脫躡矣。今不收燕趙，齊弱必成，諸侯贊齊而王不從，是國伐也。諸侯贊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今收燕趙，國安而名尊，不收燕趙，國危而名卑。夫去尊安而取危卑，智者不為也。秦王聞若說，必若刺心。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苦言說秦，秦必取齊，必伐矣。夫取秦厚交也。伐齊正利也。尊厚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代，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潛王

根徐廣曰巴郡有根  
前國亡燕昭王三十三年  
齊湣王三十八年滅宋  
四十年五國共擊潛  
王王走  
正告司馬貞曰：「顯然而  
告天下。」  
夏水司馬貞曰：「謂夏水  
之水盛漲時也。」  
巴水名  
五渚在洞庭  
小曲司馬貞曰：地名近  
宜陽  
大行山名  
宜陽平陽張守節曰：皆  
韓大郡  
蘇司馬貞曰：音播動也  
離張守節曰：歷也。司馬  
貞曰：如字。謂也。兵  
離二周  
張守節曰：兩周于城及  
登刻伯莊曰：斷絕  
也。蘇司馬貞曰：如  
封冀陰深曰：封常，如  
封函谷之封  
口與今汭河口通  
白馬司馬貞曰：白馬河  
津在東郡，決其流  
以灌外黃，陽  
宿符司馬貞曰：蓋亦津  
名

出走。久之，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得枳而國亡，齊得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積宋而事秦者何也？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乘船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乘船出於巴，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積甲宛東下隨，智者不及謀，勇士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欲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為是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大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繇。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為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我下軹道，南陽封冀，包兩周，乘夏水，浮輕舟，彊弩在前，鈇戈在後，決滎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外黃、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氏以為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為

盧丘守節曰盧州  
殷墟在相州  
州縣名

重振守節曰長也  
均陵司馬貞曰在  
陽今均州縣名在  
江夏一縣音巴  
林中徐廣河南苑陵有  
林鄉  
謂司馬貞曰和也解也  
至當為實  
趙石陽馬貞曰敗  
趙之地名  
蘇司馬貞曰猶勝也  
男積侯魏母也母太后  
也  
適音夕司馬貞曰實  
也  
如劉璋光緒曰喻易  
也張處名

木人以寫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  
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為齊罪秦欲攻韓  
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  
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有秦無齊必伐之必亡之已得  
宜陽少曲致齒石因以破齊為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則以南陽  
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塞鄆阨苟利於楚寡人如  
自有之魏奔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鄆阨為楚罪兵困於林中重  
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趙得講於魏至公子延因犀  
首厲行而攻趙兵傷於誰石遇敗於陽馬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  
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不為割困則使太后弟穰侯為和贏則兼  
欺舅與母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  
適楚者曰以塞鄆阨適齊者曰以宋此必令言如循環用兵如刺  
蜚母不能制舅不能約龍賈之戰岸門之戰封陵之戰高商之戰

趙莊之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  
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也  
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也燕昭王不  
行蘇代復重於燕燕使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不而天下  
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  
太史公曰蘇秦兄弟三人皆游說諸侯以顯名其術長於權變而  
蘇秦被反間以死天下共笑之諱學其術然世言蘇秦多異異時  
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夫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  
過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毋令獨蒙惡聲焉

張儀列傳第十

張儀者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  
張儀張儀已學而游說諸侯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

張儀曰儀貧無行必此盜相君之璧共執張儀掠咎數百不服醉  
之其妻曰嘻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  
尚在不在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  
親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  
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子之願  
張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蘇秦乃誠門下人不為通又使不  
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曰以  
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不足收也  
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為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侯莫可事  
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  
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因以  
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為我陰奉之乃  
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

楸許慎曰二尺書也

其司馬貞曰音巴徐廣曰為今之巴郡

錯音川

屯留張守節曰潞州縣也  
新城張守節曰洛州臨昌縣也

車馬金錢所欲用為取給而弗告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  
為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  
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  
從約以為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  
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  
及蘇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為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  
敢言且蘇君在儀寧渠能乎張儀既相秦為文檄告楚相曰始吾  
從若飲我不盜而璧若答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置蜀相  
攻擊各來告急於秦秦惠王欲發兵以伐蜀以為道險狹難至而  
韓又來侵秦秦惠王欲先伐韓後伐蜀恐不利欲先伐蜀恐韓襲  
秦之敝猶豫未能決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惠王之前司馬錯欲  
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問其說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  
塞斜谷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

臨二周之郊誅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能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案圖籍挾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倫也敝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願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疆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翟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焉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西海而天下不以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請論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

繕治也

四海司馬貞曰蜀州也海者珍祿所聚生名實司馬貞曰名謂博其德也實謂得土地財寶也

蒲陽正義在涇州

夏陽徐廣曰在梁山龍門

效習也

川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弗能止也此臣之所謂危也不如伐蜀完惠王曰善寡人請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貶蜀王更號爲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秦以益疆富厚輕諸侯秦惠王十年使公子華與張儀圍蒲陽降之儀因言秦復與魏而使公子綰質於魏儀因說魏王曰秦王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無禮魏因入上郡少梁謝秦惠王惠王乃以張儀爲相更名少梁曰夏陽儀相秦四歲立惠王爲王居一歲爲秦將取陝築上郡塞其後二年使與齊楚之相會齧桑東還而免相相魏以爲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効之魏王不肯聽儀秦王怒伐取魏之曲沃平周復陰厚張儀益甚張儀慙無以歸報留魏四歲而魏襄王卒哀王立張儀復說哀王哀王不聽於是張儀陰令秦伐魏魏與秦戰明年齊又來敗魏於觀津秦復欲攻魏先敗韓申差軍斬首八萬諸侯震恐而張儀復說

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地四平諸侯四通輻湊無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二百餘里車馳人走不待力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成四方守亭鄣者不下十萬梁之地勢固戰場也梁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為從者將以安社稷尊主彊兵顯名也今從者一天下約為昆弟刑白馬以盟洄水之上以相堅也而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偽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據卷衍酸棗劫衛取陽晉則趙不南趙不南而梁不北梁不北則從道絕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毋危不可得也秦折韓而攻梁韓怯於秦秦韓為一梁之亡可立而須也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為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

臥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梁楚雖有富大之名而實空虛其卒雖多然而輕走易北不能堅戰悉梁之兵南面而伐楚勝之必矣割楚而益梁虧楚而適秦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下甲士而東伐雖欲事秦不可得矣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少可信說一諸侯而成封侯是故天下之游談士莫不日夜搢腕順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賢其辯而牽其說豈得無眩哉臣聞之積羽沈舟羣輕折軸衆口鑠金積毀銷骨故願大王審定計議且賜骸骨辟魏哀王於是乃倍從約而因儀請成於秦張儀歸復相秦三歲而魏復背秦為從秦攻魏取曲沃明年魏復事秦秦欲伐齊齊楚從親於是張儀往相楚楚懷王聞張儀來虛上舍而自館之曰此僻陋之國子何以教之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秦女得為大王箕箒之妾秦楚娶婦嫁女長為兄弟之

國此北弱齊而西益秦也計無便此者楚王大說而許之羣臣皆賀陳軫獨弔之楚王怒曰寡人不與師發兵得六百里地群臣皆賀子獨弔何也陳軫對曰不然以臣觀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齊秦合齊秦合則患必至矣楚王曰有說乎陳軫對曰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齊也今閉關絕約於齊則楚孤秦奚貪夫孤國而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張儀至秦必負王是北絕齊交西生患於秦也而兩國之兵必俱至善爲王計者不若陰合而陽絕於齊使人隨張儀苟與吾地絕齊未晚也不與吾地陰合謀計也楚王曰願陳子閉口毋復言以待寡人得地乃以相印授張儀厚賂之於是遂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張儀張儀至秦詳失綏墮車不朝三月楚王聞之曰儀以寡人絕齊未甚耶乃使勇士至宋借宋之符北罵齊王齊王大怒折節而下秦秦齊之交合張儀乃朝謂楚使者曰臣有奉邑六里願以獻大王左右楚使者曰臣受命於

丹陽徐廣曰在枝江漢中張守節曰今梁州也

武關外張守節曰即商於之地

賂送者也

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不聞六里還報楚王楚王大怒發兵而攻秦陳軫曰軫可發口言乎攻之不如割地反以賂秦與之并兵而攻齊是我出地於秦取償於齊也王國尚可存楚王不聽卒發兵而使將軍屈匄擊秦秦齊共攻楚斬首八萬殺屈匄遂取丹陽漢中之地楚又復益發兵而襲秦至藍田大戰楚大敗於是楚割兩城以與秦平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欲以武關外易之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秦王欲遣之口弗忍言張儀乃請行惠王曰彼楚王怒子之負以商於之地是且甘心於子張儀曰秦疆楚弱臣善斬尙尙得事楚夫人鄭袖所言皆從且臣奉王之節使楚楚何敢加誅假令誅臣而爲秦得黔中地臣之上願遂使楚楚懷王至則囚張儀將殺之斬尙謂鄭袖曰子亦知子之賤於王乎鄭袖曰何也斬尙曰秦王甚愛張儀而不欲出之今將以庸之地六縣賂楚以美人聘楚以宮中善歌謳者爲媵楚王重



虎賁之士趙岐曰勇士也

司馬貞曰常山於天下在北若有二人之背脊天下之脊守節曰古之帝王多都河北河東故也  
格抵格也

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不若為言而出之於是鄭袖日夜言懷王曰人臣各為其主用今地未入秦秦使張儀來至重王王未有禮而殺張儀秦必大怒攻楚楚請子母俱遷江南母為秦所魚肉也懷王後悔赦張儀厚禮之如故張儀既出未去聞蘇秦死乃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險帶河四塞以為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積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主明以嚴將智以武雖無出甲席卷常山之險必折天下之脊天下有後服者先亡且夫為從者無以異於驅羶羊而攻猛虎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王不與猛虎而與羶羊臣竊以為大王之計過也凡天下疆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交爭其勢不兩立大王不與秦秦下甲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臯韓必入臣梁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梁攻其北社稷安得母危且夫從者聚羶弱而攻至疆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

舫司馬貞曰謂並兩船也

杆關司馬貞曰在楚之西界一脈守節曰在秋

漢中司馬貞曰其地在秦之山南楚西北漢水南之地名曰漢中也

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節辭虛辭高主之節言其利不言其害卒有秦禍無及為己是故願大王之孰計之秦西有巴蜀大船積粟起於汶山浮江以下至楚三千餘里舫船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里數雖多而不費牛馬之力不至十日而拒杆關杆關驚則從境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秦舉甲出武關南面而伐則北地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平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待弱國之救忘疆秦之禍此臣所以為大王患也大王嘗與吳人戰五戰而三勝陣卒盡矣偏守新城存民苦矣臣聞功大者易危而民傲者怨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疆秦之心臣竊為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兵函谷十五年以攻齊趙者陰謀有合天下之心楚嘗與秦構難戰於漢中楚人不勝列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楚王大怒

關徐廣曰一作開  
何陶也司馬貞曰衛及陽晉當天下皆蓋其地是秦晉齊楚之交道也言秦兵據陽晉是大關天下皆則他國不得以動也泗水之側當戰國之時有十二諸侯宋魯鄭莒之比也

與兵襲秦戰於藍田。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敵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危於此者矣。願大王孰計之。秦下甲攻衛陽晉，必大關天下之匈。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也。凡天下而以信約從親相堅者，蘇秦封武安君，相燕即陰與燕王謀伐破齊而分其地。乃詐有罪，出走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以一詐偽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亦明矣。今秦與楚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使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為大王箕箒之妾，効萬室之都，以為湯沐之邑，長為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伐。臣以為計無便於此者。於是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與秦，欲許之。屈原曰：前大王見欺於張儀，張儀至，臣以為為大王烹之。今縱弗忍殺之，又聽其邪說，不可。懷王曰：許儀而得黔中，美利也。後而

駒音ク跳躍也科頭謂不著兜鍪入也敵實頭謂馬貞曰兩手捧頭而直入敵言其勇也又有執戰者奮怒而趨入陣也探前跌後跌音エツ司馬貞曰謂馬前足探向前後足跌於後跌謂後足跌地言馬之走勢疾也

倍之不可。故卒許張儀與秦親。張儀去楚，因遂之韓。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菽而麥。民之食大抵飯菽藿羹，一歲不收，民不饜糟糠。地不過九百里，無二歲之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廝徒負養在其中矣。除守微亭鄣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矣。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賁之士，戎兵之衆，踰駒科頭，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秦馬之良，探前跌後，蹄間三尋，騰者不可勝數。山東之士，被甲蒙冑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褐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與山東之卒，猶孟賁之與怯夫，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異垂千鈞之重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夫群臣諸侯不料地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奮曰：聽吾計，可以疆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誑誤人主，無過此者。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韓之上地，東取成臯，滎陽則鴻

臺之宮桑林之苑非王之有也夫塞成臯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  
 先事秦則安不事秦則危夫造禍而求其福報計淺而怨深逆秦  
 而順楚雖欲母亡不可得也故為大王計莫如為秦秦之所欲莫  
 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疆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  
 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秦王必喜夫攻楚以利其地轉禍而說秦  
 計無便於此者韓王聽儀計張儀歸報秦惠王封儀五邑號曰武  
 信君使張儀東說齊潛王曰天下疆國無過齊者大臣父兄殷衆  
 富樂然而為大王計者皆為一時之說不顧百世之利從人說大  
 王者必曰齊西有疆趙南有韓與梁齊負海之國也地廣民衆兵  
 疆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齊何大王賢其說而不計其實夫從人  
 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為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  
 亡隨其後雖有戰勝之名而有亡國之實是何也齊大而魯小也  
 今秦之與齊也猶齊之與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再戰而趙再

毋吾同馬貞曰趙之邑  
 番音\*

源音\*  
 河間司馬貞曰河障之  
 間邑  
 博關張守節曰在博  
 州

勝秦戰於番吾之下再戰又勝秦四戰之後趙之亡卒數十萬邯  
 鄲僅存雖有戰勝之名而國已破矣是何也秦疆而趙弱今秦楚  
 嫁女娶婦為昆弟之國韓獻宜陽梁効河外趙入朝澠池割河間  
 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之南地悉趙兵渡清河指博  
 關臨菑即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見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  
 願大王孰計之也齊王曰齊僻陋隱居東海之上未嘗聞社稷之  
 長利也乃許張儀張儀去西說趙王曰敝邑秦王使使臣效愚計  
 於大王大王收率天下以賓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大王  
 之威行於山東敝邑恐懼伏鱣甲厲兵飾車騎習馳射力田積  
 粟守四封之內愁居懾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今以  
 大王之力舉巴蜀并漢中包兩周遷九鼎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  
 然而心忿含怒之日久矣今秦有敝甲凋兵軍於澠池願渡河踰  
 漳據番吾會邯鄲之下願以甲子合戰以正殷紂之事敬使使臣

先聞左右凡大王之所信為從者恃蘇秦蘇秦熒惑諸侯以是為非以非為是欲反齊國而自令車裂於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為昆弟之國而韓梁稱為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與人鬪失其黨而孤居求欲毋危豈可得乎今秦發三將軍其一軍塞午道告齊使興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成臯驅韓梁軍於河外一軍軍於滏池約四國為一以攻趙趙服必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臣竊為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遇於滏池面相見而口相結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專權擅勢蔽欺先王獨擅綰事寡人居屬師傅不與國謀計先王弃群臣寡人年幼奉祀之日新心固竊疑焉以為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變心易慮割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適聞使者之明詔趙王許張儀張儀乃去北之燕說燕昭王曰大王之所親

午道可屬貞曰此午道當在趙之東齊之西也

斗音ユ可馬貞曰凡方者為斗若安長柄則名為科尾即斗之柄其形若刀者是也

摩笄張守節曰今等也摩笄山在蔚州

易水長城張守節曰並在易州

莫如趙昔趙襄子嘗以其姊為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乃令工人作為金斗長其尾令可以擊人與代王飲陰告厨人曰即酒酣樂進熱啜反斗以擊之於是酒酣樂進熱啜厨人進斟因反斗以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其姊聞之因摩笄以自刺故至今有摩笄之山代王之亡天下莫不聞夫趙王之狼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且以趙王為可親乎趙與兵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王大王割十城以謝今趙王已入朝滏池効河間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大王之有也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敢妄舉師以攻伐今王事秦秦王必喜趙不敢妄動是西有疆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燕王曰寡人蠻夷僻處雖大男子裁如嬰兒言不足以及采正計今上客幸教之請西面而事秦獻恒山之尾五城燕王聽儀儀歸報未至咸陽而秦惠王卒武王立武王自為太子時

不說張儀及即位羣臣多譏張儀曰無信左右賣國以取容秦必復用之恐為天下笑諸侯聞張儀有卻武王皆畔復合從秦武王元年羣臣日夜惡張儀未已而齊讓又至張儀懼誅乃因謂秦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也今聞齊王甚憎張儀之所在必與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與師而伐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毋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為然乃具革車三十乘而入儀之梁齊果與師伐之梁哀王恐張儀曰王勿患也請令罷齊兵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借使之齊謂齊王曰王甚憎張儀雖然亦厚矣王之託之於秦也齊王曰寡人憎儀儀之所在必與師伐之何以託儀對曰是乃王之託儀也夫儀之出也固與秦王約曰為王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今齊

祭器司馬貞曰凡王者者大祭祀必陳設文物軒車鑾轡等因謂此為祭器也

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與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與師伐之齊梁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儀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為然故具革車三十乘而入之梁也今儀入梁王果伐之是王內罷國而外伐與國廣鄰敵以內自臨而信儀於秦王也此臣之所謂託儀也齊王曰善乃使解兵張儀相魏一歲卒於魏也

陳軫者游說之士與張儀俱事秦惠王皆貴重爭寵張儀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重幣輕使秦楚之間將為國交也今楚不加善於秦而善軫者軫自為厚而為王薄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胡不聽乎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之楚有之乎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矣軫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士盡知之矣昔子胥忠於其君而天下爭以為臣曾參孝於其親而天下願以為子故賣僕妾

不出閭巷而售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曲者良婦也。今軫不忠其君，楚亦何以軫為忠乎？忠且見棄，軫不之楚，何歸乎？王以其言為然，遂善待之。居秦期年，秦惠王終相張儀，而陳軫奔楚。楚未之重也，而使陳軫使於秦，過梁欲見犀首，犀首謝弗見。軫曰：「吾為事來，公不見軫，軫將行，不得待異日。」犀首見之，陳軫曰：「公何好飲也？」犀首曰：「無事也。」曰：「吾請令公饗事，可乎？」曰：「柰何？」曰：「田需約諸侯從親，楚王疑之，未信也。公謂於王曰：『臣與燕趙之王有故，數使人來，曰：無事，何不相見？願謁行於王。』王雖許公，公請毋多車，以車三十乘，可陳之於庭，明言之燕趙，燕趙客聞之，馳車告其王，使人迎犀首。楚王聞之，大怒曰：『田需與寡人約，而犀首之燕趙是欺我也。』怒而不聽其事。齊聞犀首之北，使人以事委焉。犀首遂行，三國相事皆斷於犀首。軫遂至秦，韓魏相攻，荇年不解，秦惠王欲救之，問於左右。左右或曰：『救之便。』或曰：『勿救便。』惠王未能為之決。陳軫適至。

田需司馬貞曰：田需時為魏相。

中謝司馬貞曰：謂待御之官也。

或曰：司馬貞曰：此張儀等計策。

子主司馬貞曰：謂楚王也。

臣主司馬貞曰：臣主謂軫之主楚王也。也。秦惠王以言我主與王俱宜待軫魏之說，而擊之亦無異也。

秦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陳軫對曰：「王聞夫越人莊烏乎？王曰：「不聞。」曰：「越人莊烏，仕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烏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貴富矣。亦思越不。』中謝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往聽之，猶尚越聲也。今臣雖奔逐之楚，豈能無秦聲哉？』惠王曰：「善。」今韓魏相攻，荇年不解，或謂寡人救之便，或曰：『勿救便。』寡人不能決。願子為子主計之，餘為寡人計之。」陳軫對曰：「亦嘗有以夫？卞莊子刺虎，聞於王者乎？莊子欲刺虎，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爭，爭則必鬪，鬪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卞莊子以為然，立須之。有頃，兩虎果鬪，大者傷，小者死。莊子從傷者而刺之，一舉果有雙虎之功。今韓魏相攻，荇年不解，是必大國傷，小國亡。從傷而伐之，一舉必有兩實。此猶莊子刺虎之類也。臣主與王何異也？」惠王曰：「善。」卒弗救。大國果傷，小國亡。秦興兵而伐，大尅

犀首司馬彪曰魏官名若今虎牙將軍

錯司馬貞曰音サソ停止也

謂事情司馬貞曰謂欲以秦之緩急告諸國也中國無事張守節曰中國謂關外六國無事不共攻秦也  
撥焚杆君而侵掠也杆音ヲ焚杆謂焚陳而牽制也  
五國秦惠王後元七年楚魏齊韓趙五國共攻秦  
李伯司馬貞曰或邑號

之。此陳軫之計也。  
犀首者魏之陰晉人也。名衍，姓公孫氏。與張儀不善，張儀為秦之魏。魏王相張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其言曰：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韓地也。且韓之南陽已舉矣。子何不少委焉，以為衍功，則秦魏之交可錯矣。然則魏必圖秦而奔儀，收韓而相衍。公叔以為便，因委之犀首，以為功。果相魏，張儀去。義渠君朝於魏，犀首聞張儀復相秦，害之，犀首乃謂義渠君曰：道遠不得復過，請謁事情。曰：中國無事，秦得燒撥焚杆君之國，有事，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其後五國伐秦，會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者蠻夷之賢君也，不如賂之，以撫其志。秦王曰：善。乃以文繡千純，婦女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致群臣而謀曰：此公孫衍所謂邪？乃起兵襲秦，大敗秦人李伯之下。張儀已卒之後，犀首入相秦，嘗佩五國之相印，為約長。

撥焚司馬貞曰謂振揚而秦其短

太史公曰：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從衡，疆秦者大抵皆三晉之人也。夫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然世惡蘇秦者，以其先死而秦振暴，其短以扶其說，成其衡道，要之此兩人，真傾危之士哉。

樗里子甘茂列傳第十一

高誘曰疾居滑南陰鄉之樗里  
滑稽顏師古云轉利之稱  
右更司馬貞曰秦第十四爵名  
曲沃張守節曰故城在陝州縣西南三十二里也  
周張守節曰周縣在右州  
嚴君司馬貞曰是爵邑之號  
仇猶許慎曰或秋之國廣車鄭云曰橫陳之車

樗里子者，名疾，秦惠王之弟也。與惠王異母，母韓女也。樗里子滑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秦惠王八年，爵樗里子右更，使將而伐曲沃，盡出其人，取其地入秦。秦惠王二十五年，使樗里子為將伐趙，虜趙將軍莊豹，拔蘭，明年助魏章攻楚，敗楚將屈丐，取漢中地。秦封樗里子號為嚴君。秦惠王卒，太子武王立，逐張儀，魏章而以樗里子甘茂為左右丞相。秦使甘茂攻韓，拔宜陽，使樗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卒迎之，意甚敬。楚王怒，讓周以其重秦，客游騰為周，說楚王曰：智伯之伐仇，猶遺之廣車，因隨之以兵，仇猶遂亡。何

則無備故也。齊桓公伐蔡，號曰誅楚，其實襲蔡。今秦虎狼之國，使  
 樛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仇猶蔡觀焉。故使長戟居前，彊弩在  
 後，名曰衛疾，而實囚之。且夫周豈能無憂其社稷哉？恐一旦亡國  
 以憂大王。楚王乃悅。秦武王卒，昭王立。樛里子又益尊重。昭王元  
 年，樛里子將伐蒲。蒲守恐，請胡衍。胡衍為蒲謂樛里子曰：「公之攻  
 蒲為秦乎？為魏乎？為魏則善矣，為秦則不為賴矣。夫衛之所以為  
 衛者，以蒲也。今伐蒲入於魏，衛必折而從之。魏亡西河之外，而無  
 以取者，兵弱也。今并衛於魏，魏必彊。魏彊之日，西河之外必危矣。  
 且秦王將觀公之事，害秦而利魏，王必罪公。」樛里子曰：「奈何？」胡衍  
 曰：「公釋蒲勿攻，臣試為公入言之，以德衛君。」樛里子曰：「善。」胡衍入  
 蒲，謂其守曰：「樛里子知蒲之病矣。其言曰：『必拔蒲，衍能令釋蒲。』勿  
 攻蒲，守恐，因再拜曰：『願以請。』因効金三百斤。秦兵苟退，請必言  
 子於衛君，使子為南面。故胡衍受金於蒲，以自貴於衛，於是遂解。

司馬貞曰：戰國策云，今蒲入於秦，衛必折而入於魏，與此文相反也。

皮氏，魏守節曰：故城在絳州龍門縣魏邑。

長樂未央，司馬貞曰：皆在長安故城中。

下蔡，括地志云：下蔡縣，屬汝南也。史記司馬貞曰：戰國策及韓子皆云：止舉上蔡監門者。蜀侯輝司馬貞曰：秦之公子封蜀也，壯姓陳也。

向音シヤウ

穰司馬貞曰：上黨南陽，並穰貯之日久矣。數險，張守節曰：函谷及三畝五谷。

蒲而去，還擊皮氏。皮氏未降，又去。昭王七年，樛里子卒，葬于渭南  
 章臺之東。曰：後百歲，是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樛里子疾室在於  
 昭王廟西，渭南陰鄉樛里，故俗謂之樛里子。至漢興，長樂宮在其  
 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墓。秦人諺曰：「力則任鄙，智則樛里。」  
 甘茂者，下蔡人也。事下蔡史舉先生，學百家之說。因張儀，樛里子  
 而求見秦惠王。王見而說之，使將而佐魏章，略定漢中地。惠王卒，  
 武王立，張儀、魏章去，東之魏。蜀侯輝相壯反，秦使甘茂定蜀，還而  
 以甘茂為左丞相，以樛里子為右丞相。秦武王三年，謂甘茂曰：「寡  
 人欲容車通三川，以窺周室，而寡人死不朽矣。甘茂曰：「請之魏，約  
 以伐韓，而令向壽輔行。」甘茂至，謂向壽曰：「子歸言之於王曰：『魏聽  
 臣矣。然願王勿伐，事成，盡以為子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  
 息壤。甘茂至，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名  
 曰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昔曾參之處，費魯人



息壤在彼報守節曰甘茂歸至息壤與秦王盟恐後樛里子公孫與伐漢今二子果爭之武王召茂欲罷兵故甘茂云息壤在彼邑也

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又一人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其母信之也，三人疑之，其母懼焉。今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又不如曾參之母，信曾參也。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始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開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多張子，而以賢先王。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樛里子、公孫爽二人者，挾韓而議之，王必聽之。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卒使丞相甘茂將兵伐宜陽，五月而不拔。樛里子、公孫爽果爭之。武王召甘茂欲罷兵。甘茂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大悉起兵，使甘茂擊之，斬首六萬，遂拔宜陽。韓襄王使公仲侈入謝與秦

禽困覆車譬欲得困急猶能抵觸傾覆人車  
解口司馬貞曰：秦地名，近韓，今將與楚也。張守節曰：解口猶開口，得言向壽於秦，開口則楚人必得封地也。  
杜陽司馬貞曰：秦地也。

平。武王竟至周而卒於周，其弟立為昭王。王母宣太后，楚女也。楚懷王怨前秦，敗楚於丹陽，而韓不救，乃以兵圍韓。雍氏韓使公仲侈告急於秦。秦昭王新立，太后楚人，不肯救。公仲因甘茂為韓言於秦。昭王曰：公仲方有得秦救，故敢扞楚也。今雍氏圍秦，師不下，殺公仲且仰首而不朝，公叔且以國南合於楚。楚韓為一，魏氏不敢不聽。然則伐秦之形成矣。不識坐而待伐，孰與伐人之利？秦王曰：善。乃下師於殺以救韓。楚兵去，秦使向壽平宜陽，而使樛里子甘茂伐魏皮氏。向壽者，宣太后外族也，而與昭王少相長，故任用。向壽如楚，楚聞秦之貴向壽，而厚事向壽。向壽為秦守宜陽，將以伐韓。韓公仲使蘇代謂向壽曰：禽困覆車，公破韓，辱公仲，公仲收國復事秦，自以為必可以封。今公與楚解口，地封小，令尹以杜陽、秦楚合，復攻韓，韓必亡。韓亡，公仲且躬率其私徒以闕於秦，願公孰慮之也。向壽曰：吾合秦楚，非以當韓也。子為壽謂之。公仲曰：

秦韓之交可合也。蘇代對曰：願有謁於公。人曰：貴其所以貴者，貴王之愛習公也。不如公孫爽。其智能公也。不如甘茂。今二人者，皆不得親於秦事，而公獨與王主斷於國者，何？彼有以失之也。公孫爽黨於韓，而甘茂黨於魏。故王不信也。今秦楚爭疆，而公黨於楚，是與公孫爽甘茂同道也。公何以異之？人皆言楚之善變也，而公必亡之，是自為責也。公不如與王謀其變也。善韓以備楚，如此則無患矣。韓氏必先以國從公孫爽，而後委國於甘茂。韓公之讎也。今公言善韓以備楚，是外舉不辟讎也。向壽曰：然。吾甚欲韓合。對曰：甘茂許公仲以武遂，反宜陽之民。今公徒收之，甚難。向壽曰：然則奈何？武遂終不可得也。對曰：公奚不以秦為韓求，潁川於楚。此韓之寄地也。公求而得之，是令行於楚，而以其地德韓也。公求而不得，是韓楚之怨不解，而交走秦也。秦楚爭疆，而公徐過楚，以收韓，此利於秦。向壽曰：奈何？對曰：此善事也。甘茂欲以魏取齊，公孫

亡之張守節曰楚善變  
改不可信若變改向  
秦必亡敗是為責也  
備楚張守節曰今秦  
親韓而備楚之變改  
則向壽無患矣  
武遂宜陽張守節曰本  
韓邑也秦伐取之今  
欲得楚韓令其民得  
反歸居之  
潁川張守節曰許州也  
楚侵韓潁川  
過徐廣曰一作施

鬼谷徐廣曰在陽城

爽欲以韓取齊。今公取宜陽以為功，收楚韓以安之，而誅齊魏之罪。是以公孫爽甘茂無事也。甘茂竟言秦昭王以武遂復歸之韓。向壽公孫爽爭之，不能得。向壽公孫爽由此怨讒甘茂。茂懼，駭伐魏，蒲阪亡。去樛里子與魏講罷兵。甘茂之亡，秦奔齊，逢蘇代代為齊使於秦。甘茂曰：臣得罪於秦，懼而逃，無所容跡。臣聞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貧人女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燭，光幸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而得一斯便焉。今臣因而君方使秦，而當路矣。茂之妻子在焉，願君以餘光振之。蘇代許諾，遂致使於秦。已因說秦王曰：甘茂非常士也。其居於秦，累世重矣。自殺塞及至鬼谷，其地形險易，皆明知之。彼以齊約韓魏，反以圖秦，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則奈何？蘇代曰：王不若重其贄，厚其祿，以迎之。使彼來，則置之鬼谷，終身勿出。秦王曰：善。即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於齊。甘茂不往。蘇代謂齊潛王曰：夫甘茂賢人也。今秦賜之上卿，以相印。

處謂馬真曰猶留也  
合婚徐廣曰昭王二年  
時迎歸於楚

迎之甘茂德王之賜好為王臣故辭而不往今王何以禮之齊王  
曰善即位之上卿而處之秦因復甘茂之家以市於齊齊使甘茂  
於楚楚懷王新與秦合婚而驩而秦聞甘茂在楚使人謂楚王曰  
願送甘茂於秦楚王問於范蠡曰寡人欲置相於秦孰可對曰臣  
不足以識之楚王曰寡人欲相甘茂可乎對曰不可夫史舉下祭  
之監門也大不為事君小不為家室以苟賤不廉聞於世甘茂事  
之順焉故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之辯而甘茂事之取十官而  
無罪茂誠賢者也然不可相於秦夫秦之有賢相非楚國之利也  
且王前嘗用召滑於越而內行章義之難越國亂故楚南塞厲門  
而郡江東計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國亂而楚治也今王知用  
諸越而忘用諸秦臣以王為鉅過矣然則王若欲置相於秦則莫  
若向壽者可夫向壽之於秦王親也少與之同衣長與之同車以  
聽事王必相向壽於秦則楚國之利也於是使使請秦相向壽於

滑徐廣曰滑作滑  
內行章義之難謂馬真  
曰召滑內心猶留外則  
伴章恩義卒包禍禍  
心據難於楚  
厲門張守節曰劉伯註  
云厲門度嶺南之要路

戰國策甘羅事呂不  
韋為庶子

秦秦宰相向壽而甘茂竟不得復入秦卒於魏甘茂有孫曰甘羅  
甘羅者甘茂孫也茂既死後甘羅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呂不韋  
秦始皇帝使剛成君蔡澤於燕三年而燕王喜使太子丹入質於  
秦秦使張唐往相燕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張唐謂文信  
侯曰臣嘗為秦昭王伐趙趙怨臣曰得唐者與百里之地今之燕  
必經趙臣不可以行文信侯不快未有以彊也甘羅曰君侯何不  
快之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燕太子丹已入  
質矣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甘羅曰臣請行之文信侯叱曰  
去我身自請之而不肯汝焉能行之甘羅曰夫項橐生七歲為孔  
子師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何遽叱乎於是甘羅見張  
卿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卿曰武安君南挫彊楚北威燕趙戰勝  
攻取破城墮邑不知其數臣之功不如也甘羅曰應侯之用於秦  
也孰與文信侯專張卿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甘羅曰卿明知其

張卿司馬真曰即張唐  
也卿字也

應侯范雎也

不如文信侯專與。曰：知之。甘羅曰：應侯欲攻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而立死於杜郵。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處矣。張唐曰：請因孺子行。令裝治行，行有日。甘羅謂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為張唐先報趙。文信侯乃入言之於始皇曰：昔甘茂之孫甘羅年少耳，然名家之子孫，諸侯皆聞之。今者張唐欲稱疾不肯行，甘羅說而行之。今願先報趙，請許遣之。始皇召見使甘羅於趙，趙襄王郊迎甘羅。甘羅說趙王曰：王聞燕太子丹入質秦歟？曰：聞之。曰：聞張唐相燕歟？曰：聞之。燕太子丹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燕秦不相欺者，伐趙危矣。燕秦不相欺，無異故欲攻趙而廣河間。王不如齎臣五城，以廣河間，請歸燕太子，與疆趙攻弱燕。趙王立自割五城，以廣河間。秦歸燕太子，趙攻燕，得上谷、三十城，令秦有十一。甘羅還報秦，乃封甘羅以為上卿，復以始甘茂田宅賜之。

三十城，司馬貞曰：戰國策云得三十六縣也。上谷，張守節曰：今媯州也。

太史公曰：樗里子以骨肉重，固其理，而秦人稱其智，故頗采焉。甘茂起下蔡，閭闔顯名，諸侯重疆齊楚。甘羅年少，然出一奇計，聲稱後世。雖非篤行之君子，然亦戰國之策士也。方秦之疆時，天下尤趨謀詐哉。

標註 史記列傳讀本卷之一畢

6/37

明治廿五年十二月五日印刷出版  
明治廿六年一月

正價金二十錢

史記卷一

著作者

深井鑑一郎

東京市小石川區江戸町十一番地

發行者

伊藤岩治郎

東京市神田區西福田町一番地

大關  
賣捌西

積玉圃  
柳原喜兵衛

大坂市東區北久太町四丁目

同

春和堂  
若林茂一郎

京都市寺町通二條下ル

印刷者

松本義保

東京市京橋區弓町十三番地



堀捨次郎 両先生校註  
深井鑑一郎

校訂 東萊博議

上中下 全三卷

一冊 正價金卅錢 郵税六錢

東萊博議の有名なる宋の呂祖謙先生が春秋左氏傳中に就き治亂興亡正邪淑慝の蹟を辨じたる絶妙の史論にして其文章の韓潮蘇海の外に一機軸と出し甚流麗甚華瞻甚斬新奇警の妙文なり今弊編堀、深井両先生に請て頗る増補校訂する所あり(一)標註を施し(二)訓點を正し(三)句讀を截り(四)段落を分ち(五)文法大意を説き卷を開けば少年子弟と雖も毫も了解に苦むことなく而して漢文の妙を窺ふを得べし特各公私立學校漢文教科書及檢定式驗纂考書に採用せらる乞ふ江湖の諸君陸續御講讀あらんとを希望す

今泉定介校閱  
上田胤比古標註

正標註方丈記

全 正價八錢郵税二錢

第一高等中學校講師  
増田于信校註

校標註つれぐ草

第九版

正價洋本金廿五錢和本金卅五錢 郵税四錢

第一高等中學校講師  
増田于信校註

校標註土佐日記

第四版

正價金拾錢郵税二錢

本居豊穎校閱  
増田于信編

新編紫史

四帙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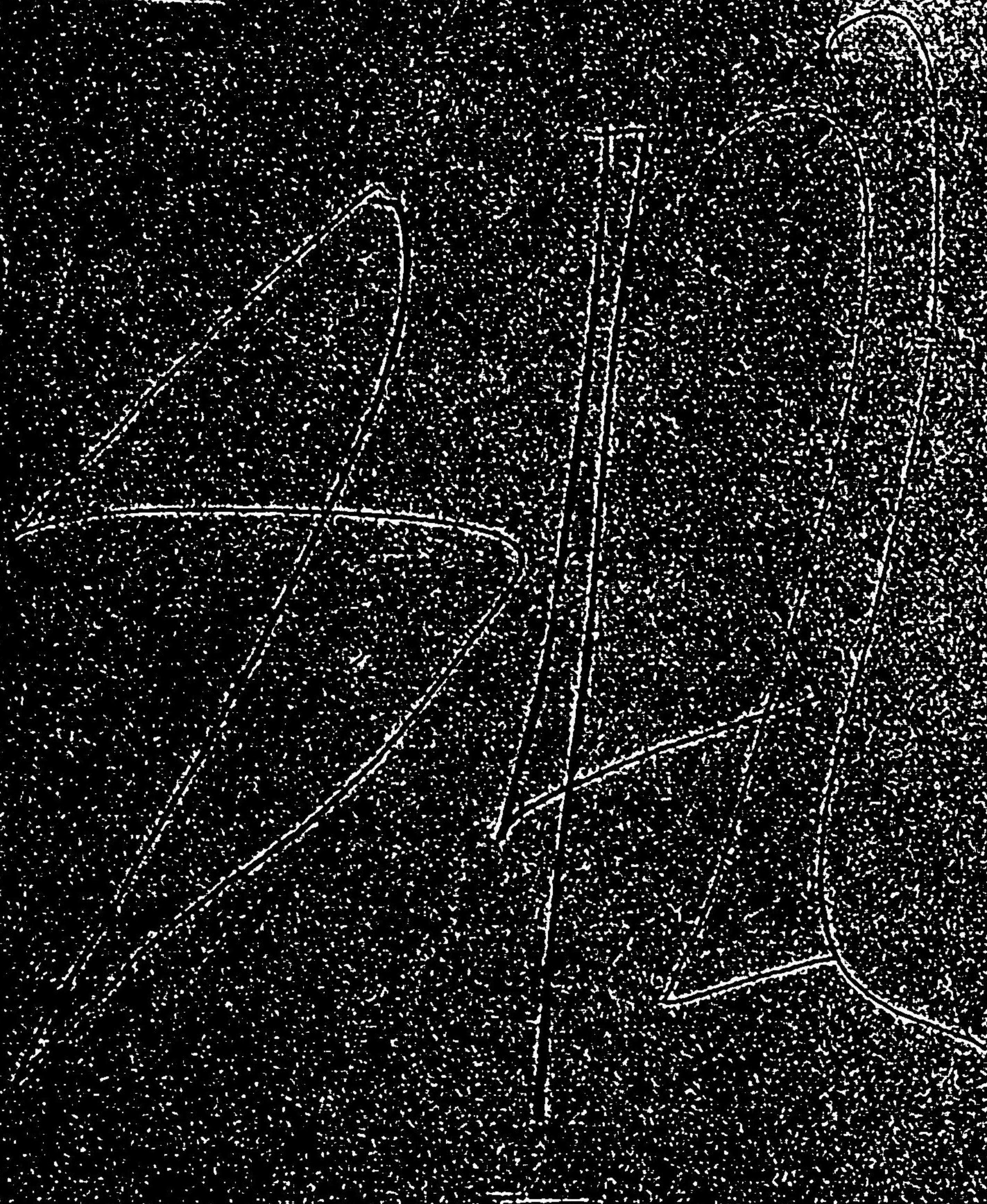
一名通俗源氏物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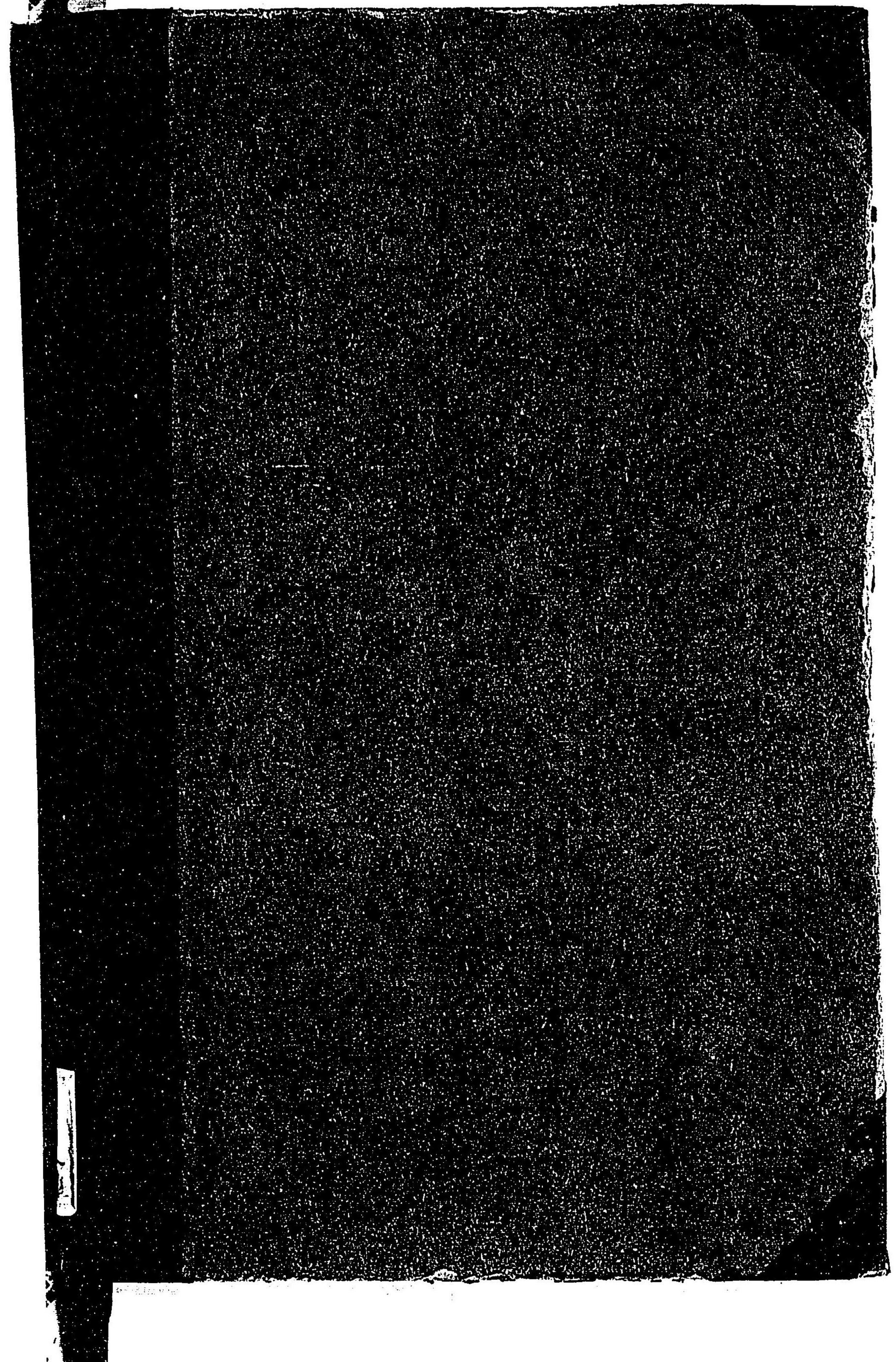
正價洋洋本金四十五錢和本金七十五錢 郵税六錢

7

145

842







Y  
145

003075-001-2

7-145

史記列伝競本(標註) 卷之1, 2, 4, 5

深井 鑑一郎/編

M26-27

ACC-0759



